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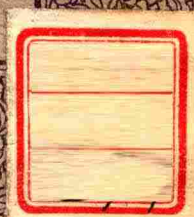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羅貫中與馬致遠

謝朏量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遠致馬與中貫羅

著量无謝

書叢小科百

編主五雲王  
盾交宥董

遠致馬與中貫羅

著量无謝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I.O KUAN CHUNG AND MA CHIH YÜAN  
By  
SIEN WU LI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 羅貫中與馬致遠

## 目錄

緒論	一
第一編 元代小說界之大文豪羅貫中	一一一
第一章 羅貫中之著述考證	一二二
第一節 羅貫中之時代及其著作	一二二
第二節 三國志演義	一五
第三節 隋唐演義與說唐及粉妝樓	二五
第四節 水滸傳	三九
第五節 平妖傳	四九

第二章 羅貫中的思想和文學上的價值……………五七

第二編 元代劇曲界之大文豪馬致遠……………六二一

第一章 馬致遠之人格及其著作……………六二

第二章 馬致遠與元代戲曲家……………六五

第三章 馬致遠雜劇評論……………七三

結論……………九八

# 羅貫中與馬致遠

## 緒論

從前我曾經編一部書，叫做中國六大文豪。其中是屈原，司馬相如，揚雄，李白，杜甫，韓愈六人。他們的文學，是高深的，不是淺近的，大部份是模擬的，不是創造的。是比較少數人可以服膺的，不是多數人能夠了解的。是國家的教令，貴族的嗜好，所提倡養成的；不是社會一般的需要，平民普遍的精神，所自由發展的。（內中祇有屈原一家，近於平民文學，詳見拙著楚詞新論。）他們那種文學的勢力，到宋朝的時候，就漸漸衰了。那時候發生一種平民文學，這種文學，直到元朝，成了個獨立的局面。前前後後，也有許多作者。當中必定也有揚馬，李杜一等人，做那時代的代表。不過我們始終把他忽略，沒注意，現在我畢竟找到兩個人，一個是羅貫中，一個是馬致遠，可算平民文學的兩大文豪。本

編就是要將他們的著作和思想，及在文學上的價值，來約略研究批評一下：

大凡一時代的新文學，所以能够發生第一，必是因於那時候環境事實上特別的需要；第二，必是因於那時候普通心理上特別的刺激。我們單舉出孟子和司馬遷的話來作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這就是第一種的例子。因爲「詩」那種工具，與那時候環境上，事實上，需要上，完全不對，所以他就自然消滅，有新起的「春秋」這一種工具來替代他。現在且把孟子的意思來詳細說明：古來王者都叫人到民間去采詩，那些詩家，就是鄉下的匹夫匹婦。他們心裏有不暢快的地方，對於政治有不滿意的地方，都直截了當，和盤寫在詩上，或是嬉笑怒罵，也不打緊。王者還要看他們的詩，來改正自己，和諸侯們的過失。到了「王者之迹熄。」那些諸侯就祇願意人恭維奉承，倘若再有從前那一類的詩，說不定要捉去問他誹謗時事的罪，所以沒人敢作詩，纔有春秋那種「微詞褒貶」的方法發生，就是「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也不知己之有罪。」（公羊傳）春秋確是那時候表現意志最不得已最適當的工具了。凡是新文學發生，恐怕都是遇著這最不得已最適當的機會和情形。平民文

學，也是一樣。所以我先拿孟子的話，來證成古今文學蛻變的第一種大例，再有第二種例子。司馬遷說：

「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

他又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的一大篇。證明他的史記，也是發憤所作。這雖是說個人的著述，但凡一代文學上最特別的變動，也無非是受心理上刺激的影響；刺激格外大，變動也格外大。平民文學發生，當然也有這個關係。以上兩種，都是平民文學所不能外的例子；不過他的發生，並不是一朝突起，是經過很長遠的源流，慢慢地發展，自然地成熟，所以我們還應當先注意平民文學的淵源。

中國的平民，自來是屈服在國家權力之下。每朝建國人物，都要設法遏制平民的自由思想。我們僅僅在一朝代衰亡或紛亂的時候，多少看見自由思想的動機罷了。衰周戰國之際，可算思想最爲自由。屈平所創造的楚聲文學，引起平民式的楚漢大革命；但是到漢室鞏固以後，這種精神就隱而不見。六朝自由思想的精神，到唐興就隱而不見。唐末五代自由思想的精神，到宋興就隱而不見。



宋元末世自由思想的精神，到明興就隱而不見。明末自由思想的精神，到清興就隱而不見。大概每逢衰世的文學，我們纔看見些活潑振厲之氣，一到盛世的文學，我們就祇遇著些和平雅頌之音；所以平民文學，至今還沒有長足他的進步。那些建國人物遏制自由思想的方法：一種是用威權的壓迫；一種是用利祿的軟化。每朝開國時候，免不了殺戮功臣，嚴刑峻罰。又藉些利祿之路，來收買調和一世的人心。漢的博士，隋唐的科目，宋，元，明，清的經義八股，都是要束縛平民的思想，來就國家的範圍。就中祇有宋元之間，那平民文學思想，比較的不可遏抑。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不同，所受的刺激也很大。到了元朝，居然就有一種成熟的規模。雖以後的發達，未能十分相稱，但總算一個最可研究的時期了。

平民的精神，本潛伏在街談巷議，及普通社會行樂當中，自然成就一種文學。那表現的工具，就是小說和戲曲。在北宋時候，已經有個雛形了。南渡以後，逐漸發達，到元朝便集其大成。但這關鍵，全在唐五代之後。古代舊思想的信仰，漸漸打破。社會新行樂的方法，漸漸增加。所以纔能造成普遍式的平民文學。我們姑且用以下四點，來觀察平民文學發生的淵源：

一、佛教講會與俗語應用之普及 六朝以來，佛教漸盛。當時文士，往往皈依佛法，唐與玄奘取經西土，譯傳尤備。各大梵寺都有公開的佛經講會，高僧都有語錄，俗語應用於學術方面日廣。宋代理學之儒，亦到處公開講學，亦有語錄。雖不盡是模仿佛家風氣，但通俗文字這樣盛行，正是平民文學所以能夠發生的一種機會了。

二、國家經義取士之反動 自漢武設五經博士，當時已說他是利祿之路。以後儒教獨尊，唐朝也用九經取士。但是佛教輸入，社會對於儒家的信仰心，不知不覺就薄弱了許多。看待國家應制考試的文體，也不似從前那樣的莊嚴。當時俳優，公然拿孔子和經書，來做笑諷的材料。這種思想自由的表徵，也足以促進平民文學之生長。

三、五代宮廷妓樂之流播 隋唐以來，祇有宮廷之中，聲樂最盛。凡做承平帝王的人，他們並不十分講究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的學問，也無非好些快心悅耳的遊戲，與那花花公子一般；但是天家歌舞，不容易流傳到民間罷了。五代之際，同時有了許多割據稱王的人。蜀和南唐的宮廷行樂，尤其考究。宋朝統一，那些降王同他們的妓樂，大半蒼萃到了汴京，陡然爲社會上增加種種

遊戲的方法和材料，都直接間接成爲小說戲曲的淵源了。

四、社會行樂之發達 唐宋以來，社會行樂風氣，日趨複雜，遠過前代。每逢公宴，大半均有優伶聲伎，誇多鬪靡。武林舊事所記南渡後民間諸種社會，也都是供人遊樂的地方。教坊行院（妓院）常扮演雜劇，後來叫做院本。這種行樂的故事，和助趣的曲調的需要及應用既多，選擇日精，研究日詳，自然成爲獨立普及的平民文學了。

以上四種，皆平民文學發達之淵源。現在再考證宋時小說戲曲的情形如何：

（甲）宋代的小說 宋初就有小說，郎瑛七修類稿說：

「小說起於宋仁宗時，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

但小說當時本叫做平話。四庫提要雜史類附注說：「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而口說之。」可知當時小說，都是優人用口演說的，所以能有聲有色。現在社會上也有說書這個行道。後人單把小說來做文字看，已經失却那口說時的精神了。劉岑青瑣高議，每條

用七字標目，如「張乖鑒明斷分財，回處士磨鏡題詩。」頗像章回體小說題目的格式。士禮居叢書中有宋人著宣和遺事一種，大約就是平話之類。

（備考）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曰：『宋之小說，不以著述爲事，而以講演爲事。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謂說話有四種：一、小說，一、說經，一、說參請，一、說史書。夢梁錄（卷二十）所紀略同。武林舊事（卷六）所載諸色伎藝人中，有書會（謂說書會），有演史，有說經譯經，有小說。而都城紀勝、夢梁錄均謂小說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則演史與小說自爲一類。此三書所紀，皆南渡以後之事。而其源則發於宋初。高承事物紀原（卷九）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采其說加緣飾，作影人。東坡志林（卷六）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云云。東京夢華錄（卷五）所載京瓦伎藝，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至南渡以後，有敷衍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者，見於夢梁錄，此皆演史之類也。其無關史事者，則謂之小說。夢梁錄云：小說一名「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發踪參等事，則其體例亦與演史大略相同。今日所傳之五代平話、實演史之遺、宣和遺事、殆小說之遺也。（下略）

(乙)宋代的戲曲 戲曲是古時的俳優同樂舞合起來的。因為俳優祇有說白，舞隊大抵合歌。二種混合，就成了後世的戲曲。大概六朝時候，已稍有戲曲的形式。如隋唐間所傳的代面，搖踏娘等，都是扮演故事，兼用歌曲。五代之際，想來更加進步，宋崇文總目，錄周優人曲辭二卷，趙上交李昉等編。北宋就有雜劇的作家。夢梁錄卷二十，「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武林舊事載宋官本雜劇名目，多至二百八十本，都是兩宋通用的戲曲。南渡初又盛行溫州雜劇，為南曲之祖。所以宋一代的戲曲，已經大為發達了。

小說戲曲，是平民文學的骨幹。他們內容所包含，是淺近的，普遍的，多數人能了解的新式文學。（與貴族式，高深的，少數人能了解的舊派文學不同。）他們發達到這樣高的程度，可見平民思想的自由，也發達到這樣高的程度了。那時候主持國家大計的人，若能利用這種民氣，扶持這種平民的精神，中國民族的勢力，還可以向外發展。但是那時當國的大都承繼北方周孔的舊政治學派。（中國古代政治學有南北兩派：北派宗周公，孔孟；南派宗老莊，申韓。北派要造成德化的國家，主張制禮作樂；南派要造成耕戰國家，主張富國強兵，漢以後都是北派的政治論盛行。）王安石雖似乎

有一部份「南方化」的學理，卻仍要拿周禮來治天下。宋代簡直沒一個政論家，主張法家因時爲治的道理，建設一種富強的平民政治，發展他民族的精神，仍要用古聖人一成不易的老法子；所以不能抵抗外力的侵入，使中國一時期爲元朝蒙古民族的佔有地。這是讀史的人所應當嘆息的！

宋朝小說戲曲，雖已發達到這樣的程度；但那時候國家尙且苟安無事，一般人多半醉生夢死，不過拿小說戲曲來做行樂解悶的工具，粉飾太平的資材。當時這類著述，固然著實不少，恐怕也沒有甚麼流傳的價值，所以我們現在都看不見了。直到元朝時候，平民社會，纔覺悟了異族的壓迫。他們所處的環境，與所受的刺激，都和從前大大不同。那時發生的小說戲曲，自然不僅形式上有些區別，就是性質上也確是兩樣。有幾個平民文學家，利用這個時機，發展他們創造的精神，能够代表那時代的思想，成爲不可磨滅的作品。所以說元朝纔是小說戲曲成熟的時候。

中國民族，有一種好自尊大的習慣。他們看得異種人是可輕賤的。說到「夷狄」二字是很不屑的。一旦這種可輕賤很不屑的人物，拿到宰制他們的主權，他們心理上的痛苦，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他們的痛苦，無論如何，必要發洩出來；就是不能爽爽快快地直接的宣布，也要隱隱約約間接的

流露。事實上祇有利用小說戲曲一類的工具來寫他們的憤懣。以他們所處的環境，有兩種思想，是容易發生的：第一種是積極的武力奮鬥的思想；第二種是消極的厭世悲觀的思想。他們想到中國被異族併吞的緣故，是因為武力不振，所以要提倡武力奮鬥。他們想到「夷狄亂華」，事無可為，又祇得厭世悲觀。那時候平民文學家，能代表第一種思想的，就是羅貫中；能代表第二種思想的，就是馬致遠。

羅貫中的幾種小說，他歡喜描寫超人的武力，歡喜鼓吹平民的革命，常常表章打勝夷狄的人。那時小說是用口演的。他那宣傳勢力的影響之大，也可以想見了。我們雖然不能直接把教唆明太祖成功的大勳位，漫無稽考的送給羅貫中；但是他暗暗將平民運動的精神，寓在小說當中。這種苦心，也是極可敬服的。他幾種作物，有人疑是明朝的出產品。不知道元朝既滅，像那樣的思想，已經絕不需要，那裏還會發生？恰如前清末年，有一般人提倡明季遺老的文學，到民國建元以後，就幾於無人過問。豈不因爲那種思想，已經不復需要的緣故嗎？所以我認定羅貫中是元代積極思想的代表。

馬致遠的戲曲，流傳到現在的，祇有數種。他一方面看那富貴功名，就如糞土草芥；一方面形容

那飄然出世純潔高尚的人格。這類作物，也是心理上感受亂世的刺激，纔能發生的。北曲創始時代，關漢卿本在馬致遠之前，但他所表現的思想，不甚明瞭。涵虛子 太和正音譜，也說「關漢卿是可上可下之才。」獨推馬致遠爲元曲第一人，他們相距的時代甚近，這種估價的批評，必是確當可信的。所以我也承認馬致遠是元代消極思想的代表。

總之，我們細看羅貫中馬致遠在小說戲曲上那種創造的精神，固是元朝以前所無，也是元朝以後所不會發生的。他們的作品，確是那時代的產物，毫無可疑的。縱然有被後人雜亂或刪改的地方，他們大段的思想，仍舊看得見的。所以我把他們來做那時代平民文學的代表。推尊羅貫中爲元朝小說界的大文豪；推尊馬致遠爲元朝戲曲界的大文豪。

此後再將羅貫中馬致遠分作兩編，細細把他們的作物，及思想和價值，分別略爲批評，以便同愛讀平民文學的諸君，大家研究。



## 第一編 元代小說界之大文豪羅貫中

### 第一章 羅貫中之著述考證

#### 第一節 羅貫中之時代及其著作

羅貫中，名本，其歷史不甚可考。他的著作舊本有題廬陵羅本的，（本或誤作木，或誤作牧，）有題武林羅貫中的。大概廬陵是他的原籍，又生長或住居在杭州一帶地方，自然是元朝的人。祇有周亮工書影，說他是洪武初人。或者他生於元之中葉，到洪武初尚還存在，也未可知。他一生的事蹟，都不見紀載。舊本粉妝樓序，說羅貫中的後人，三世爲喑，也是漫無稽考的話。因爲他提倡武力奮鬪和平民革命，到明朝他的書還是盛行，大爲一般迂腐先生所惡，就造出這種謠言；不過表示他們痛恨咀咒的意思罷了。

羅貫中是一個歷史小說家。相傳他從漢以後到宋朝的歷史，都做有許多部小說。從前看見本南北史演義和禪真逸史（隋朝事）並說根據羅公原本。至於隋唐演義及說唐，舊刻本直署羅貫中的名字。不過經後人增刪改竄得太多了。那時小說本是拿來公開演講，助人興趣的。那演講的人隨便增減一兩段，也是常事，不過拿本小說來做演講的底子，並不把來當重要的著作；所以後來就有多少大同小異的傳本。在那時小說的作家，像羅貫中這等人，祇求將他那平民運動的意思，編在小說當中，利用當時演講的集會，替他宣傳，自然並不像那般文章撰述家，預先抱定個傳世不朽的念頭。恐怕就是他在生時候，有人錯亂他的著作，也未必急於去更正。所以將來羅貫中的小說，總要有人比對舊本，考證整理出來。現在祇能依據舊日題記，看他大段思想不錯，來批評考論他的文藝和價值。我們可以看見通行的羅貫中小說有下幾種：

(1) 三國志演義。

(2) 水滸傳。

(3) 隋唐演義。

(4) 說唐傳。

(5) 平妖傳。

(6) 粉妝樓。

三國志爲羅貫中所撰，是沒有異說的。其餘(3)(4)(5)(6)幾種，舊題都說羅貫中撰，不過被後人特別改竄得多就是了。祇有水滸傳一種，明代有多數人說是羅貫中作的，(如郎瑛七修類稿云，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因爲偶有一本，題作東都施耐庵。到金聖嘆纔硬派前七十回都是施耐庵所作。並且就有人說施耐庵係羅貫中的老師，簡直是無稽之談。水滸傳的施耐庵，周亮工書影以爲金聖嘆僞作。且尙有一個證據，三國志倘是羅貫中作的，水滸傳不會是施耐庵作的。因爲水滸傳有好幾處引據三國志的話。水滸傳第一回，朱武說：

「小人等三千……當初發願道，不願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

又第三回，鐵匠店的待詔說：

『便是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今本三國志多作八十二斤。）

以上兩條，完全引用三國志第一回的話。三國志每逢戰鬥，都說是關幾百合。魯智深也同史進關三百合（水滸第五回）。吳用又有加亮先生的名號（水滸第十五回）。水滸傳講到吳用氣概的地方，許多是模仿三國志。三國志必定在水滸傳以前，決不是羅貫中的老師作的。雖然當時也有流傳的三國志故事，但引用處如出一手，所以說三國水滸，都是羅貫中一人筆墨。羅貫中做歷史小說，大概是依朝代次序作的。或者先做三國志，次做隋唐說唐等演義，最後纔做水滸傳。中間至少也相隔若干年。有人講水滸傳的文章，比三國志好。這類創造的文學作品，也可以說羅貫中的藝術，是到晚年格外進步的。

羅貫中尚有宋太祖風雲會雜劇，明沈德符顧曲雜言曾經稱道他。但是我沒看見，不知現在有無傳本。此下單就羅貫中通行的幾種小說，把他們的事實，文藝和思想，大約分別評論；但限於篇幅，不很能詳考罷了。

## 第二節 三國志演義

三國志恐怕是羅貫中歷史小說的第一種書，是羅貫中早年的著作；在元時已經盛行。現在通行的，祇有毛宗崗評本。流傳如此之久，其中自也免不了爲後人竄亂；但或者比羅貫中他種著作，是錯亂較少的。毛宗崗評本之前，有金聖嘆序。毛宗崗與他同時，也是明末清初的人物。毛氏評本凡例，自稱所據係古本，而謂當時另有一種俗本。今略摘於下，以見三國志刊行以後，不止一種本子。毛氏凡例說：

(1) 俗本之乎也者等字，大半齟齬不通……今悉依古本改正。

(2) 俗本紀事多訛，如昭烈聞雷失筋，及馬騰入京遇害，關公封漢壽亭侯之類，皆與古本不合。又曹方罵曹丕，詳於范曄後漢書中，而俗本反誤書其黨惡。孫夫人投江而死，詳於梟姬傳中，而俗本但紀其歸吳。今悉依古本辨正。

(3) ……關公秉燭達旦，管寧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于禁陵廟見畫，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兒之慧，鄧艾鳳兮之對，鍾會不汗之答，杜預左傳之癖，俗本皆刪而不錄，今悉依古本存之。

(4) 三國文字之佳，錄於文選中者，如孔融薦彌衡表、陳琳討曹操檄，實可與前後出師表並傳。俗本皆闕而不載，今悉依古本增入。

(5) 俗本題綱，參差不對，錯落無章。又於一回之中，分上下兩截。今悉體作者之意而聯貫之。每回必以二語對偶爲題，務取精工，以快閱者之目。

(6) 俗本謬託李卓吾先生批閱，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

(7) 俗本每至後人有詩嘆曰，便處處是周靜庵先生，而其詩又甚鄙俚可笑。今此編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實之……

(8) ……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詩句，如鍾繇王朗頌銅雀臺，蔡瑁題館驛壁，皆僞作七言律體……今依古本削去。

(9) ……有古本三國志所無，而俗本演義所有者，如諸葛亮燒魏延於上方谷，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未決之類……今皆削去……

據毛氏凡例，則對於俗本增刪之處甚多。但所謂古本，不知究係何種本子？或竟係毛氏自己增刪而

託諸古本，也不可。金聖嘆對於水滸西廂，刪改處也不少，亦託之古本。毛氏既爲聖嘆之友，他說的古本，我們也不能不稍有懷疑；不過現在也無其他比較之本，我們祇能承認他大致仍是羅貫中原本罷了。

北宋時就有三國故事，經數百年小說社會的講演，到元朝已經漸漸趨於一致了。元初就有三國事實的雜劇。如關漢卿在羅貫中之前，所撰有關大王單刀會，及關張雙赴西蜀夢等劇。餘有數家不傳。元無名氏之博望燒屯，隔江關智諸劇，或在羅貫中後，根據三國志演義而作，亦不可知。蓋三國故事，經羅貫中加以組織整理，格外詳密有趣，成爲尙武小說的專書。在當時大約也就盛行，不過雜劇家總喜竄亂事實。其異同出入的地方，自然不免。茲引隔江關智一條：

「某姓周，名瑜，字公瑾，廬江舒城人也。輔佐江東孫仲謀麾下爲將。方今漢世之末，曹操專權，逼的劉關張兄弟三人，棄樊城而走江夏。後來諸葛亮過江借兵，我主公助他水兵三萬，拜某爲元帥，黃蓋爲先鋒。在三江夏口，只一把火燒的曹兵八十三萬，片甲不回，私投華容小路而走。某使曹仁守南郡，巨耐、劉備那厮，暗地奪取荊州。想他赤壁鏖兵，全仗我東吳力氣。平白地他到得了荊襄。

九郡，怎生乾罷。某數次取索，被那癩夫諸葛亮，識破計策。如今又生一計，可取荊州，等衆將來時商議。」（下略）

以上所敘歷史事蹟，大致與三國志相同。此後孫安小姐名字，議婚情形，回去的情形，雖然有些不同，無非戲劇家爲扮演時的便利，將他裝點變換得許多。看他說周公瑾賠了夫人又折兵，及氣得箭瘡發裂，分明用三國演義的說話。可見是拿三國演義作底子的了。

後來考證三國演義的人，都歡喜拿正史來比較。說他那些地方與正史不符。這真是完全不懂得小說的用意了。小說並不妨是理想的構造，正史有無，全沒關係。比如俞樾小浮梅庵閒話說：

「俗傳關公善用刀，至今有關刀之名。考之正史，張翼德之用矛，則信有之。……關公本傳，無

一刀字。……吳志魯肅傳……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此卻有刀字，然

恐是佩刀耳。明章演圖書編軍器類中，列鞭鐮二圖。稱鞭爲尉遲敬德所用，鐮爲秦叔寶所用。識者識之……」

羅貫中在元朝時候，要鼓吹平民革命。他想起中國被蒙古侵入的緣故，自然是因爲武力不振，



也是因爲武器不利，所以他理想上武術的超人，都用的是特別武器。他不但詳記他們武器的形式輕重，並要加倍描寫他們使用的姿勢，戰鬪的效能。把這種尙武的精神，深深印入平民社會腦中。三國志說唐等書敘述關公刀，翼德矛，敬德鞭，叔寶鎗，格外詳細，都是此意。且看劉關張三人，全係由平民社會崛起。三國志演義第一回說：

『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時鉅鹿郡有兄弟三人，一名張角，一名張寶，一名張梁。那張角本是個不第秀才，因入山採藥，遇一老人，碧眼童顏，手執藥杖，喚角至一洞中，以天書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術。汝得之，當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異心，必獲惡報。角拜問姓名。老人曰：吾乃南華老仙也。言訖，化陣清風而去。角得此書，曉夜攻習，能呼風喚雨，號爲太平道人。中平元年正月內，疫氣流行，張角散施符水，爲人治病，自稱大賢良師。角有徒弟五百餘人，雲游四方，皆能書符念咒。次後徒衆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稱爲將軍。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又云：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令人各以白土書甲子二字，於家中大門上。青幽徐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角遣其黨馬元義暗費金帛，結交中涓封謂以

爲內應。角與二弟商議曰：至難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勢取天下，誠爲可惜。遂一面私造黃旗，約期舉事。一面使弟子唐州，馳書報封譖。唐州乃逕赴省中告變。帝召大將軍何進，調兵擒馬元義，斬之。次收封譖等一般人下獄。張角聞知事露，星夜舉兵。自稱天公將軍，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角言於衆曰：今漢運將終，大聖人出，汝等皆宜順天從正，以樂太平。四方百姓，裹黃巾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賊勢浩大，官軍望風而靡。何進奏帝火速降詔，令各處備禦，討賊立功。一面遣中郎將盧植，皇甫嵩，朱雋，各引精兵，分三路討之。

『且說張角一軍，前犯幽州界分。幽州太守劉焉，乃江夏竟陵人氏，漢魯恭王之後也。當時聞得賊兵將至，召校尉鄒靖計議。靖曰：賊兵衆，我兵寡，明公宜作速招軍應敵。劉焉然其說，隨即出榜招募義兵。榜文行到涿縣，引出涿縣中一箇英雄。那人不甚好讀書，性寬和，寡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傑。生得身長八尺，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如塗脂。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姓劉名備，字玄德。昔劉勝之子劉貞，漢武時封涿鹿亭侯。後坐酬金失侯，因此遺這一枝在涿縣。玄德祖劉雄，父劉弘。弘曾舉孝廉，亦嘗作吏，早喪。玄德幼

孤，事母至孝，家貧，販履織蓆爲業，家住本縣樓桑村。其家之東南，有一大桑樹，高五丈餘，遙望之，童叟如車蓋。相者云：此家必出貴人。玄德幼時，與鄉中小兒戲於樹下，曰：我爲天子，當乘此車蓋。叔父劉元起奇其言，曰：此兒非常人也。因見玄德家貧，常資給之。年十五歲，母使游學，嘗師事鄭玄、盧植，與公孫瓚等爲友。及劉焉發榜招軍，時玄德年已二十八歲矣。當日見了榜文，慨然長嘆。隨後一人厲聲曰：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何故長嘆？玄德回視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頰虎鬚，聲若巨雷，勢若奔馬。玄德見他形貌異常，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張名飛，字翼德，世居涿郡，頗有莊田，賣酒屠豬，專好結交天下豪傑。恰纔見公看榜而嘆，故此相問。玄德曰：我本漢室宗親，姓劉名備。今聞黃巾倡亂，有志欲破賊安民，恨力不能，故長嘆耳。飛曰：吾頗有資財，當召募鄉勇，與公同舉大事如何？玄德甚喜，遂與同入村店中飲酒。正飲間，見一大漢推著一輛車子，到店門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喚酒保，快斟酒來吃，我待趕入城去投軍。玄德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關，名羽，字壽長，後改雲長，河東解良人也。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被吾殺了，逃難江湖，五六年矣。今聞此處招軍破賊，特來應募。

玄德遂以己志告之。雲長大喜，同到張飛莊上，共議大事。飛曰：我莊後有一桃園，花開正盛，明日當於園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結爲兄弟，協力同心，然後可圖大事。玄德雲長齊聲應曰：如此甚好。次日於桃園中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等項。三人焚香再拜而說誓曰：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爲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祇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誓畢，拜玄德爲兄，關羽次之，張飛爲弟。祭罷天地，復宰牛設酒，聚鄉中勇士，得三百餘人，就桃園飲一醉。來日收拾軍器，但恨無馬匹可乘。正思慮間，人報有兩個客人，引一夥伴，趕一羣馬，投莊上來。玄德曰：此天祐我也。三人出莊迎接，原來二客，乃中山大商，一名張世平，一名蘇雙。每年往北販馬，近因寇發而回。玄德請二人到莊，置酒款待，訴說欲討賊安民之意。二客大喜，願將良馬五十匹相送，又贈金銀五百兩，鑛鐵一千斤，以資器用。玄德謝別二客。因命良匠打造雙股劍。雲長造青龍偃月刀，又名冷豔鋸，重八十一斤。張飛造丈八點鋼矛，各置全身鎧甲，共聚鄉勇五百餘人，來見鄒靖。鄒靖引見太守劉焉。三人參見畢，各通姓名。玄德說起宗派，劉焉大喜，遂認玄德爲姪。不數日，人報黃巾賊將程遠志，統兵五萬，來犯涿郡。劉焉令鄒靖引玄

德等三人，統兵五百，前去破敵。玄德等欣然領軍前進，直至大興山下，與賊相見。賊衆皆披髮，以黃巾抹額。當下兩軍相對，玄德出馬，左有雲長，右有翼德。揚鞭大罵反國逆賊，何不早降。程遠志大怒，遣副將鄧茂出戰。張飛挺丈八蛇矛直出，手起處刺中鄧茂心窩，翻身落馬。程遠志見折了鄧茂，拍馬舞刀，直取張飛。雲長舞動大刀，縱馬飛迎。程遠志見了，早吃一驚，措手不及，被雲長刀起處揮爲兩段。後人有詩讚二人曰：

英雄發穎在今朝，一試矛兮一試刀，  
初出便將威力展，三分好把姓名標。

衆賊見程遠志被斬，皆倒戈而走。玄德揮軍追趕，投降者不計其數，大勝而回。劉焉親自迎接，賞勞軍士。」

此段從漢朝失政，張角造反說起，便接到劉關張聚義，打破黃巾爲止。作者已於此段中暗示他著書之意。宋末爲外患所迫，力屈致亡。江湖間恐怕也有一種流行的神祕思想，欲以異術戰勝武力。本來徽宗自號道君皇帝，林靈素諸人邪說之餘波，或者尙在，容易流爲張角一路，終究不能成功。所以羅貫中專提倡武力的超人主義，以爲這種邪術是不能信任的，是要平民社會堂堂正正的起兵，來平

定國家的。起頭就說劉關張破黃巾。諸葛亮雖然也有祭東風造木牛流馬那些本事，卻是本於古代陰陽家兵家的正法，與張角一流邪術迥然不同。他又直指平民社會起兵，也是很容易的事。有三個人同心聚義，就可以號召數百人。稍稍得點憑藉，就可以成功。

三國志敘述的事實，從漢靈帝起，到三國之亡爲止，共一百二十回。算是最大一部戰史；又好像一篇語體的長敘事詩。西人每拿他來比霍馬之伊麗亞詩（Homer's Iliad）說他的組織，很是相近。（Sir John Davis 及 G. Candlin 之中國小說篇均有此說。）他於表現一種尙武精神以外，尤善描寫各種人格。孔明之智謀，曹操之奸詭，劉先主之沈毅有大略，關雲長之勇而知禮，張飛之粗而率真，乃至如孟獲之狡黠，左慈華陀之方術，無不說得維妙維肖，有聲有色。寫物如關公之刀及其赤兔馬，呂布之戟，孔明之琴。俱能曲盡其致，使人移情。他那書中本是文言很多，讀者看來，卻如家常談話，不覺其是文言。這都是三國演義不可及的地方。

### 第三節 隋唐演義與說唐及粉妝樓

隋唐演義與說唐及粉妝樓，相傳都是羅貫中的著作，但被後人改竄得太多了；不過有地方也

還看得出羅貫中的精神。這幾部書，是繼三國演義而作，也是鼓吹武力奮鬥主義的。他還有一種特點，在加倍描寫羅家的歷史。此外稱美秦叔寶，因為是羅氏母族的緣故。羅藝的夫人即羅成的母親，姓秦，羅焜羅燦的母親也姓秦。這三部雖然是歷史小說，也是羅貫中表揚祖德的專書。他那些先祖，並不是什麼迂酸懦弱的人文，盡是能夠救國殺敵的武士。羅貫中言外之意，也可以想見了。今再將這三書分別評論如下：

### (一) 隋唐演義

隋唐演義和說唐，他前部份有好些相同的地方。不過文有詳略，很可以拿來互證。現在通行的隋唐演義，是康熙時改定本。有康熙乙亥褚人穫序，可以見其編纂的體例：

「昔人以通鑑爲古今大帳簿，斯固然矣。第既有總記之帳簿，又當有雜記之小帳簿。此歷朝傳志演義諸書，所以不可廢於世也。他不具論。即如隋唐志傳，魏羅氏纂輯於林氏，可謂善矣。然始於隋宮剪綵，則前多闕略。其後補綴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聯屬。觀此猶有議焉。昔籀菴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載隋煬帝，朱貴兒，唐明皇，楊玉環，再世因緣事。新異可喜。因與商酌，編入本傳，以

爲一部……其間闕略者補之，零星者刪之。更采當時奇趣雅韻之事，點染之彙成一集，頗改舊觀。』（下略）

據褚序則現在的百回本隋唐演義，是褚人穫用隋唐志傳的舊本增刪而成的。隋唐志傳本是羅公原本，褚氏所據，則係林氏纂輯之本。早非羅公之舊。他說林本起頭就是隋宮剪綵，在今本演義第二十八回。其後隋煬帝，朱貴兒，唐明皇，楊貴妃那些韻事，又係褚氏依逸史增補的。此外亦尚有增刪的地方。所以羅公原本，究竟如何，現在真是無從查考了。但除去褚氏所增豔史一部份，其餘總多有羅公原文在內，這是可以斷言。照褚氏說：林本從二十八回起，則以前或是說唐舊本，或是羅公志傳原本，亦不可知。他開宗明義，就講他自己著書的大意，似是羅公本文。他說：

『從來極富極貴極暢適田地，說來也使人心怪，聽來也使人耳怪，看來也使人眼怪。只是一場冷落敗壞根基，都藏在裏邊。不做千古罵名，定是一番笑話。館娃宮，銅雀臺，惹了多少詞人墨客，嗟呀嘲諷。止有草澤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盡的都是落寞淒其。倒會把這千人弄出的敗局，或是收拾，或是更新。這名姓可是常存天地。但他名姓雖是後來彰顯，他骨格卻也平時定了。』



譬如日月，他本體自是光明，撞在輕煙薄霧中，畢竟光芒射出。若是人不識得，就到後來稱頌他的，形之紙墨，總也只說得建功立業的事情，說不到他微時光景。不知松柏生來，便有參天形勢。虎豹小時，便有食牛氣概。說來反覺新奇。我未提這人，且把他當日遭難的時節，略一鋪排。這番勾引那人出來，成一本史書寫不到，人間並不會知得的一種奇談。」

這是羅貫中著書的宗旨，在敘述那些英雄的微時事蹟，與現在演義後半部所說隋煬帝唐明皇的豔史，絕不相干。褚氏也承認是他補入的。這篇小序，或者還是他的原本。但褚氏說：林本是自廿八回剪綵爲始，演義前半部又與說唐大致相同。所以這段或者是說唐的引首。總之羅貫中做隋唐演義及說唐，大部份都是注意英雄的微時事蹟。在引動那般平民社會的有志之士，崛起來做救國的大人物；這也是他一番苦衷。至於演義和說唐各有詳略的地方，可以互相參考。我每想從前二者本是一部書，敘述隋末及唐朝開國的事。後來不知如何分爲兩種，另外卻都是後人加入的。這須是將來覺得多種古本，方能對證。現在祇好暫且存而不論了。

隋唐演義說得隋末那般革命的豪傑，大概都是朋友。如秦叔寶，單雄信，竇建德，李密諸人，向來

早就相契。到後纔分道揚鑣。不過僥倖獨讓李淵成功。程咬金最是爽直粗魯的人，他曾表示他們都有帝王思想。他說：

「難道除了瓦岡翟大哥做得皇帝，秦大哥單二哥做不得皇帝？」

單雄信臨刑的時候，程咬金發憤說：

「弟思想起來，反不如在山東時，與衆兄弟時常相聚，歡呼暢飲，此身到可由得自主。自今弄得幾個弟兄，七零八落，動不動朝廷的法度，好和歹皇家的律令，豈不悶人？」

他書中寫得草澤英雄質樸可愛，仗義不貳的地方甚多。又有一種特色，是表章一般尚武的女豪。譬如三國演義中，孫夫人是好武藝的。隋唐演義中，尚武的女豪，卻不止一個。他們且喜自己擇配，願與特出的武士爲偶。如竇線娘花木蘭之類。向來謂木蘭詩爲齊梁人作。就此看來，其事在隋唐間。羅公去古較近，或有所據。以外煬帝明皇事蹟，疑非羅公原本，不復詳論。

## (二) 說唐

說唐舊本題廬陵羅本撰。現在通行本分前後傳。前傳共六十八回，始於秦彝託孤，終於唐太宗

登位。中間爲小英雄傳，卽羅通掃北共十六回。此下稱後傳，卽薛家將。記薛仁貴征東事，共四十二回。此書亦多所錯亂。中間文字，時有佳處，當是羅公原本。所記羅藝妻爲秦叔寶姑母，惟唐書羅藝傳，則稱藝妻姓孟氏，此與史不合。然其中自記家事，且秦羅似世爲婚姻，必有所本。羅藝秦彝俱事北齊，藝世鎮北燕。宇文周之起，秦彝及其父均遇害，藝聞而興兵，至隋仍留鎮燕中。此爲羅氏故事託始的大概。

向來疑心隋唐演義前二十餘回，大概是采自說唐的舊本。他有些地方的記事，卻比今本說唐爲詳。譬如秦瓊在潞州住店賣馬等事，演義及說唐均有；不過說唐太略，是後人刪節的。現在摘錄演義一二條於此，與說唐比較，亦想見羅公當日說唐原書文字之妙。

「(叔寶)回到寓中，一日三餐，死心塌地等著太守回來。出外人的下處，就是家裏一般。日間無事，只好吃飯而已。但叔寶是山東豪傑，頓餐斗米，飯店上能得多少本錢與他吃？一連十日，把王小二一副本錢，都吃在秦瓊肚裏了。王小二的店，原是公文下處。官不在家，沒人來往，招牌燈籠，都不掛出去。王小二在家與妻計較道：娘子，秦客人是個退財白虎星；自從他進門，一個官就出門

去了。幾兩銀子本錢，都葬在他肚皮裏了。昨日回家來吃些中飯，菜蔬不中用，就提盤擲盞起來。我要開口問他取幾兩銀子，你又時常埋怨我不會說話，把客人都惡失，到別人家去了。如今到是你開口問他要幾兩銀子；女人家的說話，就重些他也擔代了。王小二的妻姚氏，最是賢能。對丈夫道：你不要開口，入門休問榮枯事，觀著容顏便得知。看秦爺也不是少飯錢的人。是我們潞州人，或者少得銀子。他是山東人，等官回來，領了批文，少不得算還你店賬。又挨了兩日，難過了。王小二只得自家開口。正值秦叔寶來家吃中飯。小二不擺飯，自己送一鍾暖茶到房內。走出門外，傍著窗邊，對著叔寶倍笑道：小的有句話說，怕秦爺見怪。叔寶道：我與你賓主之間，一句話怎麼就怪起來。小二道：連日店中沒生意，本錢短少，菜蔬都是不敷的；意思要與秦爺預支幾兩銀子兒用，不知使得也使不得？叔寶道：這是正理，怎麼要你這等虛心下氣？是我忽略了，不會取銀子與你。不然那裏有這樣長本錢，供給得我來？你跟我進房去取銀子與你。王小二連聲答應，歡天喜地，做兩步走進房裏。叔寶床頭取皮掛箱開了。伸手進去拿銀子，一隻手就像泰山壓住一般，再拔不出來。……叔寶心中暗道：富貴不離其身，這句話原是不差的。如今幾兩盤費銀子，一時失記，被樊建威帶往澤州去。

了。却怎麼處？叔寶的銀子，爲何被樊建威帶去了呢？秦叔寶，樊建威，兩人都是齊州公門豪傑。點他二人解四名軍犯，往澤州潞州充伍。那時解軍盤費幾兩，出在本州庫吏人手的。曉得他二人平素交好，又是同路差使；二來又圖天平法馬，討些便宜。一處給發下來，放在樊建威身邊用。長安又耽擱了兩日，及至關外，匆匆分路。他兩個都非尋常的小人，把這幾兩銀子，放在心上的。行李文書件包分開，只有銀子不曾分開。故此盤費銀兩，都被樊建威帶往澤州去了，連秦叔寶還只道在自己身邊一般。總是兩個忘形之極，不分你我，有這等事體出來。一時許了王小二飯銀，沒有得還的，好生局促。一個臉登時脹紅了。那王小二見叔寶只管在掛箱內摸，心上也有些疑惑。不知還是多在裏頭，要揀成塊的與我；不知還是少在裏頭，只管摸了去。不知叔寶實難區處……常言道：家貧不是貧，路貧愁殺人。叔寶一時忘懷，應了小二，及至取銀，已爲樊建威帶去。漢子家怎麼覆得個沒有？正在著急，且喜摸到箱角裏邊，還有一包銀子。這銀子又是那裏的？却是叔寶母親，要買潞州綢做壽衣，臨行時付與叔寶的；所以不在朋友身邊。叔寶只得取將出來，交與小二道：這是四兩銀子在這裏。且不要算賬，寫了收賬罷。王小二道：爺又不去，算賬怎的？寫收賬就是了。王小二得了四兩銀

子，拿進房去，就與妻子知道，還照舊服事。……（隋唐演義第六七回。）

以上一段，亦見說唐第五回。只四五行說完，刪得太多，把那語氣和情節的好處，都抹殺了。但演義和說唐也有互有長短的地方。茲比例二段如下：

『（雄信）向叔寶道：足下是那裏人？叔寶道：在下是濟南府人氏。雄信聽得濟南府三字，就請叔寶進來坐下。因問道：只濟南府，咱有個慕名的朋友，叫秦叔寶，在濟南府當差，兄可認得否？叔寶隨口應道：就是在下。即住了口。雄信失驚道：得罪！遂走下來。叔寶道：就是在下同衙門朋友。雄信方立住道：卻如此失瞻了。請問老兄高姓？叔寶道：賤姓王。雄信道：小弟要寄個信與秦兄，不知可否？叔寶道：有尊札儘可帶得。雄信入內，封了三兩程儀，潞紬兩疋，并馬價。出廳前作揖道：小弟本欲寄一封書，託兄奉與叔寶兄。因是不曾會面，恐稱呼不便，只好煩兄道個單通仰慕之意罷。這是馬價三十兩，外具程儀三兩，潞紬兩疋，乞兄收下。叔寶稱不敢收。雄信致意送上，叔寶只得收了。』（說唐第五回。）

『雄信道：請問仁兄，濟南有個慕名的朋友，兄可相認否？叔寶問是何人？雄信道：此兄姓秦，我

不好稱他名諱，他的表字叫做叔寶。山東六府馳名，稱他爲賽專諸，在濟南府當差。叔寶因衣服襤褸醜得緊，不好答應是我。卻隨口應道：就是小弟同衙門朋友。雄信道：失敬了！原來是叔寶的同袍。請問老兄高姓？叔寶道：在下姓王。他因心上只爲王小二飯錢要還，故隨口就是王字。雄信道：王兄請略坐小飯，學生還要煩兄寄信與秦兄。叔寶道：飯是不領了，有書作速付去。雄信復進書房去，封程儀三兩，潞紬二疋，至廳前殷勤致禮。要修一封書，託兄致與秦兄，只是不會相會的朋友，恐稱呼不便，煩兄道意罷。容日小弟登堂拜望。這是馬價銀三十兩，銀皆足色。外具程儀三兩，不在馬價數內。舍下本機上紬二疋，送兄。推叔寶同袍分上，勿嫌菲薄。叔寶見如此相待，不當久坐等飯。恐怕口氣中露出馬腳來，不好意思，起身告辭。（隋唐演義第八回。）

拿上兩段比較起來，那較詳的都較有意思。可見羅貫中當初有一種原本，有人刪去這幾句，有人刪去那幾句；也有因爲講演的便利，隨便增加些的。若是找到古本，或者尙能對證許多出來。現在不過曉得原本總比通行的好就是了。

說唐鼓吹一種「好漢主義」。隋唐之間，共有十六條好漢：第一條好漢李元霸，第二條好漢宇

文成都第三條好漢裴元慶，第四條好漢雄闊海，第五條好漢伍雲台，第六條好漢伍天錫（此說見第四十一回，但第一回又說楊林是六條好漢，）第七條好漢羅成，秦叔寶還是第十六條好漢。這類好漢的優劣，是用武藝高下來區別的。他們都有超人的武力。據舊唐書說李元霸是高祖第二十二子，早死，全無事蹟。說唐獨稱其爲第一條好漢。且看第一條好漢與第二條好漢的武藝，竟有天淵之隔。說唐第三十四回說：

『唐公有四子，長建德，次世民，三元吉，四元霸。這李元霸年方十二歲，生得尖嘴縮腮，面如病鬼，骨瘦如柴，力大無窮。兩柄鐵鎚，其重有八百斤。坐一騎萬里雲，天下無比。在大隋算第一條好漢……』

唐公道：如今盜賊叢生，陛下駕幸揚州，不知何人保駕？煬帝道：有無敵將軍宇文成都保駕。李元霸在傍笑道：那一個是無敵將軍？請出來看看。只見班中閃出宇文成都，道：在下便是。元霸一看，又笑道：這樣就做無敵將軍，恐未必然。成都怒道：若有能敵的，你可尋一個來。元霸道：不必去尋，我就是。成都又笑道：你這樣的孩子，只消我一指頭，你就送命了。煬帝道：既出大言，必有本事。二卿



可便交交手看。元霸道：臣用一條臂膊，挺直在此，若推得動，扳得下，就算他做無敵將軍。說畢，卽挺直臂膊過來。成都大怒，趕上來，一把扯住元霸的手，用力一扯，好似蜻蜓搖石柱一般，莫想得動分毫。元霸把手一掃，撲通翻筋斗，仰後一交。成都爬起來道：你這是演就的，不算好漢。我看金獅子，在午門外，約有三千斤重，若舉得起，便算好漢。元霸道：你去先舉。成都走出午門，一手托著腰，一手抵住獅子腳，就舉起來。一步一步，走到殿上。又舉出去，放在原處。復身進來道：你可去舉來。元霸也走出午門，左手提起左邊獅子，右手提起右邊獅子，一齊舉起，走到殿上。煬帝與衆臣看了，皆說真是天神。元霸在殿上，把兩手舉上舉下十數遍，依舊舉出午門。把兩個獅子放好了，然後走入來。成都道：我不與你賭力，明日與你下教場比武藝，勝的方爲好漢。元霸道：說得有理……煬帝次日，帶了文武官員下教場。朝見畢，煬帝下旨：令李元霸與宇文成都比武。二人領旨，下演武廳；各各上馬。宇文成都立在左邊，李元霸立在右邊。成都大喝道：李元霸快來納命。遂舉起流金鎗，向前鎗的一鎗；李元霸把鎗往上一架，噹的一聲，把流金鎗打在一邊。成都叫道：好孩子，好家貨！舉起流金鎗，又是一鎗。那元霸把鎗一架，將流金鎗幾乎打斷。振得成都雙手流血，回馬便走。元霸一馬趕來，伸手夾

背心一把提過馬。……

自來有兩種超人思想，一種是精神上的超人，要以神祕的妙用，超脫世間；一種是體質上的超人，要以武勇的大力，屈服世間。中國思想，屬於前一種者較多，屬於後一種者較少。羅貫中獨要造成這種箇性優越的「好漢記」。現在我們聽慣了他那故事，看來好似尋常；須知當時是不容易有這思想的。他描寫他們武力競爭的姿勢，格外詳細。却是事實上那些好漢，也難信真有如此大力。大概不外是羅貫中的理想英雄罷了。

說唐前傳始於隋末，自唐太宗登極而止。中間述隋時革命稱王的十七處。程咬金爲混世魔王。山東豪傑，多半與他同聲相應，後來終被唐家統一天下，衆英雄盡做了開國元勳。羅氏世傳槍法，羅藝之子羅成，武勇絕倫；然父子俱死於兵。小英雄傳就是繼續記述羅成之子羅通掃北的事。此下便接著薛仁貴征東，掃北征東，俱係抵禦外侮，表章猛將，而羅氏立功者尤多。也足見羅貫中微意所在。但書中雜以怪異，文筆亦不類原本，皆因被後人改竄之故。但曾經羅公編定，遂爲平民社會最流行的故事。所以我們尙能看出作者的大旨。

(三) 粉粧樓

粉粧樓這部書，共八十回。是羅貫中敘述自家先代故事的專書。書中主人，是越國公羅成之後，羅增的兩個兒子：一個叫做粉金剛羅燦，一個叫做玉面虎羅焜。都有絕頂的武藝。粉粧樓第九回，沈謙說：

『那羅家原不是好惹的。三十六家國公，惟有他家，最是利害。他祖羅成，被蓋蘇文亂箭射死。忠心於國。太宗憐念他家孤兒寡婦，爲國忘家。賜他金書鐵券，就是他打死了人，皇帝也置之不問。』

金書鐵券事，不見正史。明明是羅貫中鋪張先世的門閥。書中的事，出在唐朝乾德年間。邊頭關韃靼與兵入寇。羅增奉命領兵爲鎮邊元帥，鎮守邊頭關。那時奸臣沈謙執政。本來與羅增不對。又因他兒子沈廷芳與羅燦羅焜有仇。遂造言奏明朝廷，說羅增兵敗降敵，要想滅羅氏全家。羅燦羅焜到處逃難，屢經困苦。後來卒與一般草澤英雄，在雞爪山聚義起兵，攻破長安，除奸寤主。那些英雄，有些也是開國勳臣之後。唐帝特赦其罪，使之征番，所向克捷。羅增久困邊城，亦得回國。沈謙反率其黨入番，亦

生擒以歸，明正典刑。書中每人多有綽號。所敘江湖俠義情形，及聚義，劫法場等事，已略具水滸的雛形。但是文詞恐被明清間人竄亂得太多。不過仍用羅公原本的事實。我們尙可以看見他著作大意。總之，粉粧樓是羅貫中自序先世武德，與說唐那一類武俠演義，是有同等價值的。

#### 第四節 水滸傳

水滸傳是羅貫中所作，第一節已經說過。現在有胡適的水滸傳考證；對於本書，考據得頗詳。但是我的注意所在，與他不大相同。所以將他所未曾深論的地方，來大略說。

水滸傳決定是元朝的書。因爲這種思想，明朝是不會發生的。舊本大約是一百回。後來有好幾個或增或減的本子。近來通行的金聖嘆評本，卻祇有七十回。聖嘆也稱他據的古本。這是未必可信的。但在明朝中葉，那水滸傳確普通已有一種舊本和新本的區別；他區別最大的地方，是舊本每回前多一段，新本每回前少一段。周亮工書影說：

「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

又沈德符野獲編說：

「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今新安所刻水滸傳舊本，卽其家所傳。」

據上兩條，則水滸傳舊本，自郭武定重刻，遂將每回前面一段「致語」刪去。這致語又叫「灘頭」。略記某明人筆記（忘其書名及撰人名。）云：少時聽人說水滸傳灘頭，每竟半日，甚爲可聽。後郭本水滸引，刪去前段，殊覺可惜云云。郭武定對舊本實有刪削。沈德符謂之善本，大概因爲他刻印精好。元朝小說戲曲，到明朝能夠流行的緣故，是當初有一般貴族文人歡喜他。寧王權周憲王就好戲曲。楊升庵曾刻董西廂記，唐伯虎爲作圖畫。郭武定刻水滸傳，也是這一路。我們看見原刻元朝詞曲，本子多半很壞。小說通行的恐怕盡係劣本。印刷校對都極惡。所以到了郭武定水滸纔有精本。不過舊本的面目，也到郭武定改變了。精本一行，劣本自廢。後來的本子，又是從郭武定本子產生的。現在我們且研究那前段致語的內容畢竟如何？胡氏考證引有日本藏明宋刻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發凡說：

「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復見。」

據此，我們知道羅氏致語的內容，有「燈花婆婆」一類。錢曾也是園書目中戲曲類附詞話十餘種，

亦有燈花婆婆名目。現傳龍子猶改本平妖傳第一回，適有燈花婆婆故事。大抵本之羅氏。今摘錄如下：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鎮澤地方，有個劉直卿官人，曾做諫議大夫，因上文字打宰相李林甫不中，棄職家居。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搶白幾句。那官人是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爲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中不樂，害成一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忽一日夜間，夫人坐在牀上，吃了幾口粥湯，喚養娘收過粥碗。只見銀燈昏暗。養娘道：夫人有喜，好個大燈花！夫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剔去則個，落得眼前明亮，心上爽快。養娘向前將兩指站起燈杖打一剔，剔下紅燄。俄的燈花蕊兒，落在桌上；就燈背後起陣冷風，吹得那燈花左旋右轉，如一粒火珠相似。養娘笑道：夫人好耍子，燈花兒活了。話猶未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旋得像碗般大一個火球，滾下地來，聒的一響，如爆竹之聲。那燈花爆開，散作火星滿地，登時不見了。只見三尺來長一個老婆婆，向著夫人萬福道：老媳婦聞知夫人貴恙，有服仙藥在這裏與夫人吃。那夫人初時也驚怕，聞他說出這樣話來，認做神仙變現，反生歡喜。正是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當時吃了他藥，雖然病得痊可。後來這婆

子纏住了夫人，要做個親戚往來。抬著一乘四人轎，前呼後擁，時常來家咕噪。遣又遣他不去，慢又慢他不得。若有人一句話兒拗著他，他把手一招，其人便撲然倒地。不知甚麼法兒，血淋淋一副心肝，早被他擎在手中。直待衆人苦苦哀求，把心肝望空一擲，自然向那死人口中溜下去，那死人便得甦醒。因此一件怕人。劉諫議一家煩惱，私下遣人蹤跡他住處，卻見他鑽入鴛鴦湖水底下去了。你想鴛鴦湖是甚麼樣水？那水底下怎立得家？必得是個妖怪。屢請法官書符念咒，都禁他不得，反喫了虧。』（下略）

燈花婆婆故事，或流傳已久，羅氏拿他做水滸傳的致語；但是被郭武定刪去。上一段恐怕是以羅氏原文爲藍本。平妖傳雖係羅公手筆，第一回則係龍子猶改本，或與水滸傳舊本大同小異，亦不可知。其餘明人小說中，尙有點竄燈花婆婆故事，改頭換面，來做引首的。現在且惟究羅氏因何要用此種妖異語於水滸每回之首？大抵因爲水滸這書，直接宣傳平民武力革命。講演的時候，怕人詫異，所以每回先說些怪誕不經的話，引人入勝。以後纔說到本傳，使聽者不嫌其驟。這是平民運動者的一番作用。郭武定不懂這意思，就把他刪了。

大約一時代有一種普遍的思想，是由事實上自然發生，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的。宋亡元興，中國被外族侵入，受異種壓迫；其原因也因為宋朝政治不良，不能抵禦外侮，纔有這種結果。那時平民社會，自然應當起一種覺悟，並有一種反動。所以平民革命的趨向，在元朝時代，是無論如何，不能避免的。我們雖不能說羅貫中的著作，水滸傳這一類的書，和明太祖革命，有甚麼影響，但我們可以知道羅貫中書中所表現的思想，就是那一時代普遍的思想。譬如德國有征服世界的野心，纔發生歐戰。我們雖然不能說尼采（Nietzsche）諸人鼓吹戰爭的學說，直接和他們有甚麼影響，但是他們那一路書所表現的思想，就是那一時代德國普遍的思想，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所以羅貫中和尼采，各能代表他們那一時代的思想。那一時代的思想，經他們發揮，格外有精神，有價值。是後來文人學士，所應該敬重或崇拜的了。

羅貫中時候，社會上流傳的已經先有了許多三國和隋唐的故事；自然也有了水滸的故事。羅貫中拿舊有的故事，加以組織，這纔有了文學的價值。從前水滸故事，是很複雜不確定的，我們姑且不問。宣和遺事及龔聖與所記的事實人名異同怎麼樣？總之，羅貫中纔把從前那些故事來統一，纔



確定水滸中一般英雄的人格。並且加入他的思想和組織，成爲他的著述。無論甚麼美術，都是根據已有的東西，拿來創造，是不足怪的。倘然羅貫中竟將從前的故事，照抄一遍；那樣的書，我們現在可以不必下功夫去評論。中國人歡喜說中國古代就有聲光化電。不知道古代就有聲光化電也不希奇。聲光化電，是經西洋人科學的詳細組織，纔有價值。水滸的故事，也是經羅貫中詳細的組織，纔有價值。

批評水滸文字的，有金聖嘆一般人。考證水滸事實和本子的，有胡適一般人。所以現在祇將水滸所表現的思想，略論於此。

羅貫中自從著三國演義，敘那桃園聚義情形。又說了許多隋唐間英雄的微時事蹟。大半都是鼓吹他那種「好漢」主義。好漢所以好的緣故，是因爲他有武勇的本事，義俠的行爲。水滸傳描寫這好漢主義，格外真切。他們就有個梁山泊的組織。好像一種武力的政治結社。世間的壞人，非好漢不能剷除他；世間的壞社會，壞政府，非用好漢的本領不能改革他，打勝他。宋江是水滸上第一個代表的人物。我們且看他在江州題壁的詩詞：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潯陽江口。」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嗟呼。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這詩詞，因為政治不良，身受冤屈，就有報仇革命的大志，以黃巢自待。我們看水滸傳，要看那一般人為甚麼緣故，先後跑上梁山泊。他們都是英雄好漢，他們所遭遇的事情，直是不得不落草；所以後來就有「逼上梁山」的口頭語。可見一個人或一階級受壓迫太甚，自然有反動，自然要革命的。於是梁山泊成了個好漢聚會的中心。水滸傳從那些好漢陸續逼上梁山為始，到宋江盧俊義等先後上山，組織漸備為止。這種武力革命的結社，已經完成。羅貫中大段的思想，已經整個的發洩在上面。以後的故事，便不大重要。舊本水滸是七十回也可，是一百回也可，都無大關係。就使宋江招安的故事，是羅公原本，也不過他自己遮飾的法門。況且改竄古書的人，大半多在頭尾上用功夫，或是改頭換面，或是狗尾續貂，也是常事。好在與羅貫中思想的大體，並沒有多少損害，明眼人總看得出的。

水滸傳那些好漢，多半是平民社會的人物。最多是當差役或犯罪的人。你看菜園子張青，他開

黑店，賣人肉包子；却說有三種人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第二，是江湖妓女；第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切不可壞他。前兩種並不注重，第一種或者也有好漢；第二種全是一種憐憫的意思；第三種乃是特別注重所在。就好像從前俄國的革命黨，定要到西伯利亞流配人當中去找一般。但是他也主張平民革命，也須得中流社會有勢力的有本事的人來幫助。所以梁山泊要柴進，盧俊義來做重要的人物。不過盧俊義是被動的，柴進纔是自動的。水滸書中實是推許宋江，柴進二人爲梁山泊的領袖，爲好漢的代表。水滸第三十四回：

『（石勇道）老爺天下只讓得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腳底下的泥……宋江道：願聞那兩個好漢的大名。那漢道：一個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子孫，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一個……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呼義保宋公明……老爺只除了這兩個人，便是大宋皇帝也怕他。』

大半平民革命的事業，起首的時候，不得中流社會有勢力有本事的人來幫助，是不容易成功的。所以羅貫中在水滸當中，特別稱許這兩個人；他的意思，是贊成平民階級和中等階級聯合起來辦革命。

的事業。

至於梁山泊山寨的組織情形，也約略可分三個時期：第一期是王倫的梁山泊；第二期是林冲晁蓋的梁山泊；第三期是宋江盧俊義的梁山泊。王倫是個落第的舉子，他開創梁山泊。但是胸襟狹隘，不能廣納英雄。所以林冲要火併他，山寨纔漸漸發達。宋江盧俊義上山，那武力的政治結社，就有規模了。且看水滸第十八回，林冲在山寨內部起了革命，因為王倫不能容納晁蓋吳用諸人。林冲本也是柴進介紹去的，現在將吳用晁蓋上山時與他問答的話，引在下面：

『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山。非是吳用過稱，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與頭領坐，此天下公論，也不負了柴大官人的書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誠恐負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住無門，非在位次低微，只為王倫心術不定，言語不准，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妒賢嫉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

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早早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厮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厮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冲身上。」（下略）

又看第十九回道：

「林冲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著衆人，說道：『我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妒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厮，非林冲要圖此位。據著我胸襟膽氣，專敢拒敵官軍，他日剪除君側元凶首惡。今有晁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好麼？』」

以上是梁山泊山寨的内部第一次大變化。從此以後，英雄好漢都到此間，有來者不拒之概。所以形勢日益鞏固。晁蓋死後，宋江權爲山寨之主，他對於山寨組織，也有改定的地方。水滸第五十九回說：「宋江便說道：小可今日權居此位，全賴衆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爲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如

今山寨，人馬數多，非比往日，可請衆兄弟分做六寨駐紮。聚義廳今改爲忠義堂。前後左右，立四個旱寨。後山兩個小寨，前山三座關隘，山下一個水寨，兩灘兩個小寨。今日請各兄弟分投去管。」

宋江主山寨後，先施行兩種計畫：一種是延攬人才的計畫，首先要設法招致盧俊義到山。他說：

『梁山泊山寨中，若得此人時，小可心上，有甚麼煩惱不釋。』（水滸五十九回）

第二種計畫，是籌備糧餉。他說：

『目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兩個州府，却有錢糧。一處是東平府。一處是東昌府。我們自來不曾攪擾他那裏百姓，今去問他借糧。』

有了人才，有了錢糧，那革命的根據就穩固了。所以羅貫中平民運動的思想，和方法，在七十四回以前，都已發洩無餘。金聖嘆將他以下的刪去，實在也是未嘗不可的。

### 第五節 平妖傳

羅貫中向來主張用武力堂堂正正的革命。但他那革命軍中，不主張用甚麼邪術。雖然也有天書兵法祭風乘雲一類的話，但這都是餘事，祇有武藝義俠，纔是英雄的本等，好漢的骨子。他並且以

爲專恃邪術，是定要失敗的。三國志演義開首就敘張角的失敗。他又做了一部平妖的專書，以證明邪術萬無成功之望。這書是敘宋初恩州王則造反的事。俞樾小浮梅庵閒話有此書考證說：

『王則之亂，在宋仁宗慶歷七年冬，凡六十六日而平。其討平之者，文彥博、明鎬也。王則事詳明鎬傳。曰：王則本涿州人。歲飢流至恩州，隸宣毅軍爲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轉世。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約以慶歷八年正旦，斷澶州、河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漁，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改元曰得聖。是張巒、卜吉，皆實有其人，餘則子虛烏有也。』（下略）

今本平妖傳，共正續四十回，原名三遂平妖傳。因文潞公得力了三個名遂的人，（諸葛遂、智馬遂、李遂）纔平定王則之亂。羅貫中原本僅二十回。明末龍子猶補二十回爲今本。首有同時楚黃、張光、咎序，摘錄如下：

『王緜山先生每稱羅貫中三遂平妖傳，堪與水滸、頡頏。余昔見武林舊刻本止二十回。開卷

卽胡員外逢畫突如其來，聖姑姑不知何物，而張鸞、蛋子和尙、胡永兒及任、吳、張等，後來全無施設，方諸水滸，未免強弩之末。茲刻回数倍前，蓋吾友龍子猶所補也。始終結構，有原有委。……余尤愛其以偽天書之誣，非真天書之體。妖由人興，此等語大有關係。卽質諸羅公，亦云青出於藍矣！使緜山獲見之，其嘆賞又當何如耶？書已傳於泰昌改元之年，子猶宦游，版燬於火，余重刻而序之。子猶著作滿人間，小說其一斑，而茲刻又特其小說中之一斑云。」

張序於本書很有關係，我們可以因他這序尋出舊本的痕跡。他說舊本從胡員外逢畫起，在今本第十六回。龍子猶在前面整補了十五回，又在中間或後面胡亂補了五回。前十五回是他要杜撰些聖姑姑、張鸞、胡媚兒等的來歷。起首抄了水滸傳燈花婆婆故事，以後便接著說甚麼狐怪因緣，真是「佛頭著糞！」好在十五回後仍十分八是羅公原本。他這整回補的，總比那零碎改竄的好得多；不過因他這一補，羅公原本的好處就往往被人忽略。這等自是羅公游戲之筆，但他那文字實在同水滸不相上下。王緜山確係有卓識的。今摘錄胡員外喜逢仙畫一段如下：

「話說大宋盛時，東京開封府汴州，花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門，有



三十七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還有檐間出地，（出字恐誤。）不是栽花，就是蹴氣球。那東京城內，勢要官宦，且不說起。則這財主員外，也不知多少。有染坊 王員外，珠子 李員外，航海 張員外，綵帛 焦員外，說不盡許多員外。其中有一員外，家中巨富，真是錢過北斗，米爛陳倉。家中開三個解庫，（就是當舖。）左邊這個解庫，專當綾羅緞疋；右邊這個解庫，專當金銀珠翠；中間這個解庫，專當琴棋書畫古玩之物。每個解庫，用一個掌事，三個主管。這個員外，姓胡名浩，字大洪。止有院君媽媽張氏，嫡親兩口，別無他人。正是眼睛有一對，兒女無一人。因這員外，平昔間，一心只對著做人家，盤本算利，得一盤十，得十盤百。全想不到兒女頭上。卽院君又有一件毛病，專一吃醋排酸，不容員外娶妾置婢。還是十餘年前，員外偷了一個丫頭，院君知道，登時打個半死。就發與主管，教他召人賣了。又和員外鬧吵，拌唇舌，做嘴面，整整的有個月餘，不得太平。所以員外也不做這個指望。終日只在錢鈔中滾過日子……光陰似箭，胡員外不覺行年五十。本家解庫中三個掌事的，一夥兒商量打出錢來，修下一副羊酒公禮，侵早進去捧觴稱壽。那九個主管，另做一起。其餘家人安童們，又做一起。都來磕頭。城中一般的員外，及相識人家，也有親來捧觴的，也有差人送禮的。免不得吩咐當

值的備下筵席，寫個顏色帖兒，請人吃麵。飲酒中間，只聽得賓朋裏面，你親家我親家的，交杯酬酢，都說些家常兒女的話。員外轉想著自家無兒無女，心中默然不樂。到筵席散了，衆賓作別而去。院君在房中另整個攢盒，請員外吃三杯賀喜。員外覷著院君，驀然思想起來，兩眼托地淚下。媽媽見了，起身向員外道：「員外，你家中吃不少，穿不少，百事豐餘，够你受用，雖不比爲卿爲相的富貴榮華，也是千人欣萬人羨的一個財主；況且今日壽筵，又是個好日，緣何這般煩惱？」胡員外道：「我不爲吃著受用，家私雖是有些，奈我和你無男無女；日後靠誰結果？則今日酒席上，個個有親戚扳談的，都是兒女面上來的。便我孤身獨自常言道：養兒防老，積穀防飢。明年就是五十一歲，望著六十年頭了。生育之事，漸漸稀少，以此心中傷感！」媽媽道：「頭東村有個王老娘，四十八歲養頭生，我今年纔四十七歲，還不算老，終不然就養不出了？或是命裏招得遲，也未見得。我若也到五十歲沒有生育，那時少不得娶個通房與你。還有一說，聞得當今皇太子，也是皇帝拜求來的，偏我庶民之家拜求不得？如今城內寶籙宮裏，北極佑聖帝君，甚是靈感，不如我與你揀個吉日良時，多將香燭紙馬拜告真君，求祈子嗣；不問是男是女，也作墳前拜掃之人。便叫養娘們安排熱酒，我與員外解悶則個。」夫

妻二人，吃了數杯，收拾了傢伙歇息了。又過數日，恰遇吉日良時，叫當值的辦買香紙，安排轎馬停當，丫環跟隨了，逕到寶籙宮門首，歇下轎馬，走入宮裏，來到正殿上燒了香，少不得各兩廊都燒遍了。來到真武殿上。胡員外虔誠禱祝生年月日，拜求一男半女，也作胡氏門中後代。員外推金山，倒玉樹，叩齒磕頭。媽媽亦然；插燭也拜了幾拜，祝告化紙。出宮回家，不在話下。自此之後，每月逢初一十五日，便去燒香求子。已得半年光景。忽一日值十二月間，解庫中正當算帳的日子，又且逼著殘冬，當的要當，贖的要贖。那掌事和主管，又要應接主顧，又要打點清理帳目交割，好不忙哩。只有中間這個解庫當古玩的，到底比那邊清閑一分。主管正在解庫中，把一年當過贖過的本利賬目結算。托地布簾起處，走將一個先生入來；那先生頭戴魚尾鐵道冠，身穿皂沿邊裂火緋袍。左手提著荆筐籃，右手拿著鼈殼扇。行纏絞脚，多耳麻鞋，有飄飄出世之姿。分明是神仙模樣。原來神仙有四等：

「走如風，立如松，臥如弓，聲如鐘。」

只見那先生揭起布簾入來，看著主管。主管見他道貌非常，急起身迎入解庫。與先生施禮畢，棧上

分賓主坐了。主管道：我師有何見諭？那先生道：告主管，此間這個典庫，是專當琴棋書畫的麼？主管道：然也。先生道：貧道有一幅小畫，要當些銀兩，日後原來取贖。主管道：我師可借來觀一觀，看值多少。主管只道有人跟隨他來拿著畫，只見那先生去荆筐籃內，探手取出一幅畫來，沒一尺闊，遞與主管。主管接在手裏，口中不說，心下思量，莫不這先生作耍笑，這畫兒值得多少。當下將畫兒又將起來看時，長不滿五尺，把眼一觀，原來光光的一幅美人圖。上面寫僧繇筆三字。畫到也畫得好，只是小了些，不值甚麼錢。主管放了畫，又回身問道：我師要解多少？先生道：這畫非同小可，要解一百兩銀子。主管道：我師休得取笑；若論這一幅小畫兒，值也不過五六百錢；要當百兩銀子，差了幾多倍數，如何解得？先生道：這是晉朝張僧繇畫的，世間罕有之物。主管道：張僧繇到今五百多年了，這幅美人圖還是簇簇新的。世上假畫也多，忒說得沒分寸了。先生道：足下既認不真，只當五十兩去罷。主管道：便五兩也當不得。先生定要當，主管只是不肯當，回他去又不肯去。兩個說假誇真，兩個嫌多道寡。正在爭論之間，鞋履響，脚步鳴，中間布幙起處，員外踱將進來。問主管燒午香也未？主管道：告員外燒過午香了。那先生看著員外道：員外稽首。員外答禮道：我師請坐拜茶。員外只道他

是抄化的；只見主管把畫幅拉起呈上員外道：「此位師父，有這幅小畫，定要當五十兩銀子，小弟不敢主張。」員外把眼一觀，笑道：「我師這畫雖好，不值許多，如何當得五十兩？」那先生道：「員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幅畫兒雖小，卻有一件奇妙處。員外道：「願聞。」先生道：「此非說話處，請借一步，方好細言。」員外與先生將著手，逕進書院內。四顧無人，員外道：「這畫有何奇妙？」先生道：「此畫不比世上丹青，乃是神仙之筆。於夜靜更深之時，不可教一人看見，將畫在密室掛起，燒一爐好香，點兩枝燭，咳嗽一聲，去桌子上彈三彈，請仙女下凡吃茶。一陣風過處，這畫上仙女便下來。那員外聽得思忖道：「恁地時果是仙畫了。只怕未必如此。」先生見他沈吟，便道：「員外如若不信，且留畫在此，今夜試看，明日再來領價。」員外道：「我師恁地說，必非謬言。敢問我師尊姓？」先生道：「貧道姓張名鸞，別號冲霄處士。」員外點著頭，同先生出來，叫主管當與這先生去罷。主管道：「日後不來贖時，卻不干小弟事。」員外道：「不要你管，只去簿子上註去一筆，說我自當的便了。」員外一面請先生吃齋，就將畫收在軸子裏，却與先生同入後堂裏面，坐定吃齋罷。員外送先生出來，主管兌定了五十兩白銀，交付先生，先生作別自去。不在話下。」（下略）

這就是張序所說羅公平妖傳起首的第一回。以後這書被胡員外媽媽燒去。就此懷孕，生下胡永兒。學習妖術，嫁與王則。爲此書故事的張本。書中描寫一般左道神通變化處，都煞有趣味。是從神仙傳等書，脫化出來。在西游記那類神怪小說外，別樹一幟。但他的微意，係暗示他們這種辦法，不是革命的正軌，所以畢竟不能成功。這算羅公歷史小說中的旁枝了。

## 第二章 羅貫中的思想和文學上的價值

羅貫中的思想和文學的價值，前面已略略說過。今再將他總括起來，敘在下面。大凡詩歌小說，是表現人類情感的東西。一時代有價值的詩歌小說，都能够表現那時代普通心理上所受最大的刺戟。他們作者의思想和主張，也明顯的或隱約的寫在上面。所以當時就能得到大眾的歡迎。新文學家所崇拜的易卜生，托爾斯泰諸人，他們對於社會，政治，論理問題的主張，沒有不是借戲曲小說的形式來發表的。羅貫中也可以說同他們是一樣。

一時代心理上最大的刺戟，是受外界的壓迫自然發生的。本來與文學沒甚關係；不過在那舉

世一方面盲目卑怯的順從，一方面狂亂無條理的悲憤當中，有人能用藝術的方法，將那時代的缺點，老老實實現在紙上；並且隱隱含了創造將來的勢力；這人的作物，就好像那時代一種紀念品；我們是要立刻認識並永遠不忘記他那人格。你看中國這樣癩散妄自尊大的民族，一旦忽然被異族武力的侵壓。他那驚訝，猛省，不能忍的刺戟，也就可以想見了。羅貫中得到這個機會，拿些古代若有若無的故事，加以詳細和精緻的組織，做了發表他的思想的工具。他那創造的精神，至今猶活躍在我們面前。有人要把羅貫中來比蘇格蘭的司各德 (Walter Scott)。司各德也說些蘇格蘭歷史，也是些武士美人的故事。恰似一個具體而微的羅貫中。但他所受的刺戟，不如羅貫中那樣劇烈，所以他也沒有那種偉大的表現和影響。到底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羅貫中所表現的思想，究竟是怎麼樣？

### 一、平民革命主義

羅貫中是元朝第一個平民運動者。三國的劉備，也是個通經的人。他卻

說他不甚好讀書，單單與賣酒屠豬的張飛，和逃罪推車的關羽，結爲兄弟。這是太平時候的上流人所難作到的。他書中所述英雄好漢，大半出自平民社會；或者是一般犯罪的人。隋唐演義說好

些秦瓊流配的歷史。水滸中這類人物更多。他的意思，是要鼓吹受壓迫的平民，起來聚義革命。他利用當時說書的機關，替他宣傳。同屈原利用楚聲文學的音樂化（參看拙著楚詞新論）是一樣的。

二、武力超人主義和好漢結社主義。羅貫中好形容一種超人的武力，氣力之大，往往不通情理。一般好漢，多半是有武藝的。他要武力，有兩種作用：一種是救國的作用，就是替國家出力，內除奸賊，外禦寇侮；一種是救人的作用，就是替天行道，濟困扶危。他并且提倡好漢結社的方法，來達他們的目的。老實說起來，就是可以暫時去做強盜。程咬金要做混世魔王，羅燦，羅焜要到雞爪山，宋江要到梁山泊，都是爲了要達他們的目的。

三、種族自尊主義。三國演義中，說些平蠻的故事。說唐前後傳，要用武力打勝番邦。羅貫中自然是提倡民族主義的人。他又加倍寫些羅家的武力故事，是要各人尊重記憶自己祖先的武勇歷史，來振厲尚武的精神的。

四、女權主義。羅貫中雖然不是直接提倡女權的人，但他的小說，處處描寫有武藝的女子。



他主張女子也應當尙武，和男子一樣，與舊思想是迥然不同的。平妖傳中，有一段聖姑姑告王則的話：

「七情六慾，男女總是一般。女當爲節婦，男豈不當爲義夫！男子三妻，九妾，兀自嫌少，如何偏怪得婦人。況且婦人讓著男子，多爲男子治外，一應事體，都是他做作，婦人靠著了他的見成吃著，所以要守男子的法度，從一不亂。若是有才有智的，賽過男子，他也不受人制，人也制他不得。」（平妖傳第三十五回）

羅貫中因爲中國積弱的緣故，所以也想女子起來一同拿武力救國，他有主張男女同權的意思，並不足爲怪的。

五、詩文通俗主義。羅貫中著書，自然都用的是平話體。書中引用古人詩文，大半也把他改得淺近通俗。同范曄做後漢書，宋祁做新唐書，要把前人文字，格外刪改得古雅，是恰恰反對的。毛宗崗將三國演義，加入文選諸文，改用唐詩來詠嘆，都因爲全不懂羅貫中的本意。

以上將羅貫中著述中表現的幾個要點，簡單摘出。他的思想，現在也不能說他怎樣完全。是在那時

的。代所受刺戟偏重的方面注意發揮，確能代表那時代的精神，確能做平民文學中的大文豪，是不錯的。

## 第二編 元代劇曲界之大文豪馬致遠

### 第一章 馬致遠之人格及其著作

馬致遠，字東籬，大都人。曾爲江浙行省務官。其事蹟不可考。大約爲元初人，在羅貫中之前。平民文學中的兩大文豪，羅貫中代表那時代一種武力奮鬥的思想；馬致遠代表那時代一種厭世悲觀的思想。前面緒論中已經說過。馬致遠雜劇，涵虛子曲品，以爲「朝陽鳴鳳」。錄爲元曲第一人。他的散套，如百歲光陰一曲，周德清評之以爲萬中無一，王元美以爲元代套曲之冠。太和正音譜引吳興趙子昂論曲：

「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娼優所扮，謂之戾家把戲。蓋以雜劇出於鴻儒碩士，騷人墨客所作，皆良家也。彼娼優豈能辦此？故關漢卿以爲非是他當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過爲奴

隸之役，供笑殷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雖復戲言，甚合於理。」

據此，則元時雜劇，雖流行於倡優間，而同時鴻儒墨客，良家子弟，亦有自行作曲，自行扮演者。馬致遠所作雜劇，其曾自行扮演與否，雖不可知，然其黃梁夢一本，係與花李郎、紅字李二合作，二人皆教坊劉耍和的女婿。則馬致遠曾與優人中之作曲者相契，自無可疑。（紅字李二尚有自作其他劇本。）他雖生於北方，又服官江浙，自然也會游歷南方各地。他的雜劇，多有神仙出世的思想，可見他人格高尚，所以爲元曲第一人。

馬致遠百歲光陰套曲。見樂府新聲及北宮詞紀。茲錄之如下：

### 秋思

（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晚來清鏡

添白雪，上牀和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提葫蘆一恁裝呆。（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竹籬茅舍。（離亭宴煞）蛩吟罷，一覺纔寧貼；鷄鳴後萬事無休歇。真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攘攘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滴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勸付俺頑童記著，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堯山堂外記尚有馬致遠天淨沙小令。（老學叢談及樂府新聲不著作者。）錄之如下：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據此看來，馬致遠自雜劇以外，尚有其他著作。就上所傳兩曲，也見他思想高逸之一斑。馬致遠雜劇，涵虛子所錄，共有十三本。

漢宮秋

任風子

薦福碑

青衫淚

岳陽樓

黃梁夢

陳搏高臥

誤入桃源（源一作園）

酒德頌

齋後鐘

歲寒亭

戚夫人

踏雪尋梅

現在所存僅元曲選所錄七本。即：

江州司馬青衫淚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太華山陳搏高臥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半夜雷轟薦福碑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邯鄲道省悟黃梁夢

（此本係李時中花李

郎，紅字李二與馬致遠合作。惟涵虛子以岳陽樓第三本第四本爲花李郎紅字李二合作，未知孰

是。）

他的雜劇的文藝和價值，當俟後章再論。

## 第二章 馬致遠與元代戲曲家

元朝爲戲曲最盛時代，有南曲北曲之分。現在所傳的元朝戲曲，都是北劇較古，南劇較晚出；但葉子奇草木子說：「元朝南戲盛行，及當亂北劇本特盛，南戲遂絕。」他這說必有所本。我們看戲曲發達的淵源，南戲也似乎應當在北戲之前。宋初統一，雖然把南北之音，全和在汴京地方；但南渡前後永嘉戲文，就獨樹一幟。當初南劇或亦只有四折，流入北方，便改用北調，仍是四折戲。以後南戲逐漸複雜，今傳南劇，折數部較北劇爲多。此其間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過我們現看不見最古的南劇，

無從臆斷。有元一代傳者僅拜月亭，琵琶記爲南劇。其餘盡是北曲。所以元代大戲曲家，大半是北曲的作者。

元朝劇曲所以特別發達的原因：第一，是因爲沿襲宋金的社會行樂，到那時範圍自然擴大；第二，是因爲當時騷人墨客都好撰着或扮演戲曲；第三，是因爲國家取士，也有詞曲一科。前兩種在緒論及前章已略略說過，單述後一種。據臧晉叔元曲選序說：

「或謂元取士有填詞科，若今括帖然，取給風簷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夢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彊弩之末矣。或又謂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

沈德符珍獲編，亦有此說，不過於史無徵，所以有人也說這是無稽之談，不足爲信。但我們也可以假定在元代社會流行的劇曲有三類：第一類，行院本，是教坊娼妓所傳習；第二類，騷人墨客作本，是良家所著作或扮演；第三類，考卷本，卽應試的劇曲。凡是有文學價值的作品，恐怕都在第二類當中，所以傳世獨多。他們那種價值，卻又是因爲普通心理上感受了時勢絕大的刺激，纔能够發生成

就的，我們不可不知道。

元朝確是一個戲曲進化的時代。我們看宋官本金院本雜劇所存的名目，無非是裝點些風花雪月的事實，來供給社會取笑行樂的材料。適合一般承平士子的心理，與人生沒有多大關係的。宋亡之後，那時勢的變遷和壓迫，迥然不同。中國神明之胄，一旦被異族征服，過去的歷史，習慣，法則，都成了騷人墨客寂靜無聊中慘痛的影響。他們所感受的刺激，遇到可以發洩的地方，總要發洩出來。就拿小說戲曲，來做表現他們意思的工具。我從前已經把那積極武力奮鬪，改造世間的思想，歸諸羅貫中；又把那消極厭世悲觀，超出人間的思想，歸諸馬致遠。但是在戲劇當中，這積極消極兩種思想，卻也同時並具。你看宋朝以來一些滑稽單純無目的的戲劇形式，到元代就變成了種種的政治劇，武勇劇，神仙劇，道德劇。於社會人生方面，著實進步的細密觀察描寫。此如關漢卿作伊尹扶湯劇，（楊維禎詩：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趙文殷作武王伐紂劇。這種劇目，也決非宋代所能有。蓋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思想是從特別的環境上需要上所造成。有天才的人物，就自然作了那時代精神的代表了。



涵虛子曲品評有元一代作曲家優劣，以馬致遠等十二人爲首等。他說：

『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鯨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鵬鷲，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峰。』

又以貫酸齋，高文秀，王仲文，楊顯之，岳伯川，吳昌齡等七十人爲次等。以董解元，盧疎齋，高拭，施君美諸人爲又其次。所著錄劇目五百餘本。鍾繼先錄鬼簿，載元代作曲家百八十餘人。所錄劇目四百五十餘本。明李開先作張小山樂府序：謂「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千七百本賜之。」姚士粦亦說湯海若藏有元院本千種。是元時劇曲的著述，必甚浩博。只有明臧晉叔選刻百種，爲今世流傳的元曲大總集。此外所見不過尚有十餘種。其餘大半散佚。至於作者優劣，評論家亦不一致，大概馬關白，尤爲傑出。明以來獨重王實甫的西廂記，和高則誠的琵琶記。但是沈德符已不以西廂爲然。戲曲雜言說：

『西廂到底不過描寫情感。予觀北劇，儘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觀，遂喙吠聲，咤爲絕唱。

真井蛙之見耳。」

金董解元已有西廂記，胡應麟說他爲金一代文章之冠。正是王實甫的藍本。也有說西廂記是關漢卿作的。明何元朗精於音律，極稱鄭德輝搗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諸劇，在西廂記之上。戲曲雜言又說：

「雜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類。不特命詞之高秀，而意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至若搗梅香，倩女離魂，牆頭馬上等曲，非不輕俊，然不出房幃窠臼。以西廂例之可也。他如千里送荊娘，元夜鬧東京之類，則近粗莽。華光顯聖，目蓮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以至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種種喜慶傳奇，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宜教坊及鐘鼓司肄習之，并助戚貴璫輩贊賞之耳。」

沈德符所稱諸劇，有不盡傳的。但係指每劇文詞的優劣，並沒有比較深觀一家作者之思想和價值。不過他曉得不重視關於房幃，妖誕，喜慶諸劇。其識見已有高出流輩的地方。琵琶記在南曲中，首屈一指。仍是長於述兒女瑣事的一類，不真怎樣傑出。

元人作劇曲最多的，據太和正音譜所著錄：關漢卿共作六十本，當推第一。其次則高文秀所作有三十五本，王實甫所作有二十二本，鄭廷玉所作有二十一本，鄭德耀所作有二十本。至今流傳較多者，亦關漢卿第一，馬致遠次之。考其時代，約可分三期。特就有劇曲傳於今，而時代稍可考的，據宋元戲曲史所定，略舉於下：

## 第一期：元初作曲家。

關漢卿楊顯之張國賓（一云原名張酷貧，賓字或誤寶）石子章王實甫高文秀鄭廷玉白樸馬致遠李文蔚李直夫吳昌齡武漢臣王仲文李壽卿尚仲賢石君寶紀君祥戴善甫李好古孟漢卿李行道孫仲章岳伯川康進之孔文卿張壽卿

## 第二期：元中葉作曲家。

楊楫宮天挺鄭光祖金仁傑范康曾端喬吉

## 第三期：元末作曲家。

秦簡夫蕭德祥朱凱王曄施惠高拭

現在所存元曲，算元初的作者最多。所以元劇也是元初的時候最盛，中晚較差。他們大半都是北方人。中葉以後，纔略有幾個南方的作曲家，却又盡是杭州永嘉一帶的人。施君美高則誠以外，南人也

是作北曲的。馬致遠，宮天挺，鄭光祖，喬吉，秦簡夫諸人，又是北人而曾居南方的了。

宋元戲曲史，批評元曲一般的好處：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

（元曲）「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出其口是也。」……

元曲是普遍通俗的文學，利用音樂歌舞的聲調姿勢，來娛樂或感化社會；並表現作者的意志的。他那文章樸實自然，就是他的真美。明人雜劇名家，便有些脫不了雕琢的痕跡。但是在這一般的好作家當中，我們要找出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好比在六朝的駢文裏頭，找出徐庾；唐朝的詩裏頭，

找出李杜；那就有當時所特別推重的馬致遠。

馬致遠爲元曲界的大文豪，並不因他時代最早（關漢卿王實甫似均在馬致遠前。）也不因他著作最多（作曲多的無過關漢卿高文秀）實在因爲他思想和文藝的價值。涵虛子既稱他如「朝陽鳴鳳」又說：「其詞典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相頡頏。有振鬣長鳴，萬馬皆啼之意。又如神鳳飛鳴於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宜列羣英之上。」大抵馬致遠雜劇的好處，有三大端：第一，思想一致，別的作曲多的人，有幾種說些富貴風月，有幾種說些市井瑣語，全爲供社會娛樂起見，前後所作，不定是一樣意思，馬致遠的作品，就都能够表現他自己一貫的思想；第二，道德的情感高尚，馬致遠曲中，看得功名富貴，不值一噓，有出世間的超人的感情；第三，文字自然超逸，馬致遠曲文多用成語，不假雕飾，自然超妙華美。

但是馬致遠的作物，多半傾於厭世悲觀一路。恰與羅貫中的積極奮鬥思想，是相對峙的。他們兩人都能代表那時平民文學的一方面。以後再將馬致遠的雜劇，分別評論。

## 第二章 馬致遠雜劇評論

前面說馬致遠的戲曲，代表一種消極的思想，這也不過說個大概。並不是他每種戲曲如此，祇是他思想傾向這方面較多罷了。他那劇中往往描寫些超然絕世的人格。就是積極的改造事業，決非卑鄙齷齪的人物辦得了的。所以他與羅貫中的思想，不妨是互相表裏；都是衰世中發生的創造思想。我們因為把塵世壞處，看不入眼裏，纔要厭棄他；也同時纔要改造他。若一味同俗和光，漫無分別，那裏還有進步的精神哩？故此馬致遠雜劇中的思想，和羅貫中小說中的思想，都是與當時社會有重大的關係，有同等的價值。

今就馬致遠現傳的雜劇七種，逐一評論如下：

### (一) 任風子

此劇題作馬丹陽三度任風子。劇中敘馬丹陽成道後，頂分三髻；正一髻是去人我是非四罪；右一髻是去富貴名利四罪；左一髻是去酒色財氣四罪。他因為甘河鎮有一人叫做任屠，應有半仙之

分，特地前去點化他。先化了甘河鎮一鎮地方，都吃齋素。任屠生日，衆屠戶都來送禮相賀；因說起馬丹陽化人吃素，妨害屠戶的營業。任屠道：攪人買賣，如殺父母，如今那個敢殺那先生去？於是議定衆人厮打。那打贏的，就去殺馬丹陽。恰是任屠打贏，他就去殺馬丹陽。反被馬丹陽點化，頓然覺悟，跟他做徒弟。馬丹陽教他十戒，每日在菜園中修行辦道，早晨打五百桶水，日中打五百桶水，天晚打五百桶水。後來任屠妻室和他兄弟，帶了他的兒子，到菜園裏勸任屠回家。任屠意思毫不爲動，並且摔殺他兒子，後來究竟成了大道。

這劇所表現的情感，很是高尚。任屠是個純淨的人物，他胸中好比未經書寫的白紙。雖然做了屠戶營業，一經了悟，便百折不回。馬致遠用他那玩世派嬉笑怒罵的文章，大刀闊斧不經意的寫出，全沒文人那種咀文嚼字的習氣。格外顯出他藝術上赤裸裸的真美。

劇中敍衆屠開宴，正末（任屠）唱：

（混江龍）『俺屠家開宴，端的是肉如山，岳酒如川。都是些吾兄我弟，等輩齊肩。直吃的月上花梢傾盡酒；風吹荷葉倒垂蓮。客喧席上，酒到跟前，何曾摘厭，並不推言。一盞盞接入手，可都乾』

乾的嘍。賣弄他掂（店平聲）斤播兩，撥萬輪千。」

（衆云）酒勾了，俺吃不得了也。（正末云）衆兄弟可早醉了也。（唱）

（油葫蘆）『你著那些札手風喬人酒量淺，他喫不的一謎裏灑，（音蹇）他將吃不了的牛肉著指頭填。恰便似餓狼般撞入肥羊圈；乞兒般闖了卑田院。吃的來眼又睜；撐的來氣又喘。都是豬腩臍，狗奶子，喬親眷，都坐滿一圓圈。』

他又敍任屠決定去殺馬丹陽。

（正末云）兄弟每我明日五更前後便去殺那先生，你放心者。（唱）

（賺煞尾）『想著我撲乳牛力氣全；殺劣馬心非善，但提起身輕體健。俺兩個若還厮撞見，不著那厮巧語花言。遮莫你駕雲軒平地升仙，將我這摘膽剜心手段展。直趕到玉皇殿前，撞入那月宮裏面，我把他死羊般拖下九重天。』（下）（以上第一折）

（正末云）……今日宿酒未醒，我索殺那先生走一遭去。（唱）

（正宮端正好）『添酒力晚風涼，助殺氣秋雲暮，尙兀自脚趂起。（趂卽耶切起且去聲。）



醉眼模糊，他化的俺一方之地都食素，單則是俺這殺生的無緣度。」（第二折）

人類大半安於他那習慣上現成的生活，只要和他目前生存的需要有利益，他便認做好的方面。有人來阻礙他，他就要和他拼命。終日營謀競爭，便都爲的這個。馬致遠寫出他們平民社會簡單淳樸不識不知的樣子，正是暴露人類實在的真相和弱點。不過這種人，一旦用他直覺，猛省起來，也改變得很快；改換以後，就能死心蹋地，得到精神上高等的慰樂。看任屠悟後的話：

（正末唱）

（三煞）『從今後栽下這五株綠柳侵門戶；種下這三徑黃花近草廬。學師父伏虎降龍，跨鸞乘鳳，誰待要宰馬敲牛，殺狗屠驢。謝師父救了我這蠢蠢之物，泛泛之才，落落之徒；雖然愚魯，從小裏看過文書。』（第二折）

任屠妻室和兄弟勸他回去，當不肯聽，當著他們摔死幼子。（唱）

（煞尾）『由你死共死，活共活。我二則二，一則一。我休了嬌妻，摔殺幼子。你便是我親兄弟，跳出俺那七代先靈，將我來勸不得。』（第三折）

任屠悟後，有這種最大決心。他已由那凡俗生活，超入精神生活了。翻轉面孔，用鐵石無情的態度，來看舊日的世間，他這心理上創造的力量，若何偉大？馬致遠用他自然的文學活潑的寫出。算他雜劇中之冠。

(二) 陳搏高臥

原題西華山陳搏高臥。敘宋太祖微時，同鄭恩到汴梁竹橋邊閒游。那時陳搏已得道，正在竹橋邊賣卦。他們便去買卦。陳搏算他們的八字，就說宋太祖將來必爲太平天子。鄭恩也是個五命諸侯。及宋太祖既貴，派使臣迎陳搏到京，要他做官，陳搏堅執不肯，說不如在華山高臥。馬致遠藉陳搏口中來嘲笑一般爭名奪利的人，有種夷然不屑的氣概。也是表現他的人格高尚。

使臣黨繼恩上華山去迎請陳搏，下面節錄陳搏的說話：

(正末〔陳搏〕上云)貧道自從汴梁竹橋邊算了兩個君臣之命，歸到山中，醒時煉藥，醉時高眠，倒大快活清閑也。(唱)

(梁州第七)……『想他那亂擾擾紅塵內爭利的愚人；更和那鬧攘攘黃閣上爲官的貴

人爭如這間搖搖華山中得道的仙人！一身駕雲，九垓八表神游盡。觀浮世暗中晒，坐看蟠桃幾度春，歲月常新。

（隔尾）則與這高山流水同風韻，抵多少野草閒花作近鄰。滿地白雲掃不盡。你與我緊關上洞門，休放個客人。我待靜倚蒲團自在盹。」（第二折）

陳搏對使臣的說話：

（使臣云）先生……何不仕於朝廷，爲生命造福者？（正末唱）

（哭皇天）『酒醉漢，難朝覲。睡魔王，怎做的宰臣？穿著這紫羅袍，似洒布袋；執著這白象笏，似睡餓餒。若做官後每日價行眠立盹，休休休，狂笑殺凌煙閣上人。有這般疎庸愚鈍，孤陋寡聞。』

（第二折）

宋太祖勸陳搏做官，陳搏不肯。

（駕云）先生如何做不的官？（正末唱）

（倘秀才）『我但睡呵！十萬根更籌轉到，七八甕銅壺漏水。恨不的生扭死窗前報曉雞。休

想我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這般道理。」

（滾繡毬）「貧道呵！愛穿的蓆落衣，愛吃的藜藿食。睡時節幕天席地，黑噴噴鼻息如雷，二三年喚不起。若在那省部裏，敢每日晝不著卯曆？有句話對聖主先題：貧道呵！貪閒身外全無事，除睡人間總不知。空教人貼（音佔）眼舒眉。」

（駕云）你說爲官不好，可說那學仙的好處，與朕聽者。（正末唱）

（倘秀才）「道有個治家治國，索分個爲人爲己。不患人之不己知。石牀綿被暖，瓦鉢菜羹肥，是山人樂矣。」

（三煞）「身安靜宇蟬初蛻，夢繞南華蝶正飛。臥一榻清風，看一輪明月。蓋一片白雲，枕一塊頑石。直睡的陵遷谷變，石爛松枯，斗轉星移。長則抱元守一，窮妙理，造玄機。」（以上並第三折）  
馬致遠劇中科白，亦多有趣味。臧晉叔謂元曲科白非作者自撰，或出優伶所爲。此說全無根據。如此劇白中鄭恩扮汝南王詩云：

「平生潑賴曾爲盜，一運崢嶸卻做官。使盡機謀常是飽，錦衣紈袴不知寒。」

此詩寫開國之時，羣盜皆貴，頗見寓意。鄭恩奉命送美女御酒，侍奉陳搏，陳搏也毫不在意。

(正末唱)

(駐馬聽)『白酒鱗旁，閒慰眼金釵十二行。誤了我清風嶺上，不番身惡睡一千場。您則待泛桃花到處覓劉郎；我委實畫蛾眉不會學張敞。好沒酌量，出家兒怎受閒魔障？』

(三) 岳陽樓

岳陽樓和黃梁夢都是神仙故事的雜劇。也有說岳陽樓後三折是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合作。也有說黃梁夢後三折是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合作。但是這兩劇都是第一折最好。岳陽樓的科白也很有趣。雖這種事蹟，近於荒唐，卻是馬致遠一路的道家超人間思想。

這劇是說呂洞賓度柳樹成仙的故事。原題呂洞賓三醉岳陽樓。洞賓因要度脫柳樹精，先扮個賣墨的先生，到岳州岳陽樓飲酒。叫樓前柳樹精去投了人胎，待三十年後，度他成道。杜康廟前白梅花去投了女胎，和他配做夫妻。柳樹精投胎後叫做郭馬兒，配的渾家叫做賀臘梅。恰已三十年。郭馬兒在岳陽樓賣茶。洞賓往彼吃茶，要將他點化。起首郭馬兒不省悟，洞賓拿一把劍與他，叫他殺了他。

的妻子，同他去出家。郭馬兒心中想這師父是瘋了。姑且把劍帶回家去切菜，也有用處。到晚他妻忽被殺死。劍上寫著四句詩：「朝游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後面寫洞賓作。郭馬兒便去告官捉捕這道人。及捉了洞賓去見官，洞賓喚出他媳婦，原不曾死。因此衆仙並至，點化了郭馬兒，頓悟前因，從洞賓去了道。

呂洞賓扮做賣墨先生，到岳陽樓下酒店門首。

(正末唱)

(油葫蘆)「俺只見十二欄杆接上蒼。」(酒保云：)招過客，招過客。(正末云：)休叫休叫。我則

怕驚著玉皇。誰著你直侵北斗建槽坊？(酒保云：)你看我這樓上有牌，牌上有字，寫著世間無此酒，天下有名樓。(正末唱：)寫道是岳陽樓形勝

偏雄壯，更壓著你洞庭春好酒新炊盪。(湯去)(酒保云：)老師父你看這邊景致。(正末唱：)翠巍巍當著

楚山。(酒保云：)休道是楚山，連泰山華山都看見了；師父你看這邊景致。(正末唱：)浪淘淘臨著漢江。(酒保

云：)不要說漢江，連洞庭湖，鄱陽湖，青草湖都看見了。(正末云：)正是雞肥蟹黃之時。(唱：)正菊花秋不

醉倒陶元亮。(酒保云：)師父你來遲了，我這酒都已賣盡，無了酒也。(正末云：)你道是無酒呵！(唱：)怎發

付團臍蟹一包黃？（酒保云：）這裏有酒呵！把甚麼與我做酒錢？（正末云：）至如我無有錢呵！（唱：）

（天下樂）我則待當了環縱醉一場。（酒保云：）說便這等說，實是無了酒也。（正末云：）你道無

酒你聞波。（唱：）那裏這般清甘滑辣香？（酒保云：）酒有，只你醉了，不好下樓去。（正末唱：）但將老先

生醉死不要你償。（酒保云：）師父這樓上好涼快哩！（正末唱：）我特來趁晚涼；趁晚涼入醉鄉。（酒保云：）

老師父天色將晚了。（正末唱：）還早哩。（唱：）爭知俺仙家日月長？

（鵲踏枝）自隋唐數興亡，料著這一片青旗，能有的幾日秋光！對四面江山浩蕩，怎消得我

幾行兒醉墨淋浪？

洞賓叫小二打酒，小二問他先要酒錢。洞賓與他一錠墨，當二百錢酒。

（酒保云：）笑殺我也，量這一錠墨，有甚麼好處，那裏便值二百文錢？（正末云：）我這墨非

同小可，便當二百文也不多哩。（唱：）

（後庭花）『這墨瘦身軀無四兩，你可便消磨有幾場。萬事皆如此，則你那浮生空自忙！他

一片黑心腸，在這功名之上，敢糊塗了紙半張。』

洞賓一拂袖，便有一個舞者，一個唱者，一個把盞者，來伴侍他吃酒。

（正末唱）

（金盞兒）「我這裏據胡牀，望三湘，有黃鶴對舞仙童唱。主人家寬洪海量，醉何妨，直吃的捲簾邀皓月，再誰想開宴出紅妝。但得一尊留墨客，我可是兩處夢黃梁。」（以上均第一折）

三十年後，洞賓又到岳陽樓。那時郭馬兒在賣茶，洞賓在那裏飲茶，要度脫他。

（正末唱）

「你看那龍爭虎鬪舊江山。我笑那曹操好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漢。爲興亡笑罷還悲嘆，不覺的斜陽又晚！想瞻這百年人則在這撚指中間，空聽得樓前茶客鬧，爭似江上野鷗閒，百年人光景皆虛幻。我覷你一株金線柳，猶兀自閒憑著十二欄杆。」（第二折）

元末谷子敬的城南柳雜劇，也是敘洞賓度柳仙的故事。中間稍有大同小異之處；然其詞調，遠不及馬劇之吐屬名雋，興寄遙深，真不可同日而語。

（四）黃梁夢



原題邯鄲道省悟黃梁夢，是敘唐時鍾離雲房，度呂洞賓成道事。洞賓去應舉，遇見鍾離，勸他出家，洞賓不省悟，忽然困倦思睡。鍾離就夢中點化他：他先夢到京應舉，棄文就武，掛了兵馬大元帥，高太尉招他做女婿，生了一雙兒女。適逢吳元濟造反，他領兵征討，受了吳元濟的金珠，賣一陣回來。他的妻室不貞，被洞賓撞見，反去告發洞賓賣陣。朝旨將洞賓流配沙門島。洞賓休了妻，帶兩個孩兒赴配所。解子見他可憐，到深山曠野中，開枷把他放了。那時風雪正盛，凍餓交迫，樵夫指引他到一山家。有一壯士，摔殺他兩個兒子，還來殺洞賓。至此夢境頓覺，王婆炊黃梁飯尙未熟。他一夢經過了二十年酒色財氣的閱歷，看破紅塵，纔從鍾離去學道。

黃梁夢從三折，有題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合撰的。但有的也說是岳陽樓後三折，不過著錄家均列入馬致遠所撰劇目中。此兩劇內中即使有人合作，大概全體亦必經東籬點定。所以筆勢格調都相近，如出一手。元劇首尾地方，皆作者精心結撰之處。此劇第一折及作後折末尾，均非東籬不辦。

東籬的道家超人思想，前數劇都可以看見。而本劇第一折寫得神仙樂趣，尤其渾脫超逸。

(正末〔鍾離〕唱)

(混江龍)『當日個逢關尹，至今遺下五千文。大剛來玄虛爲本，清淨爲門。雖然是草舍茅庵一道士，伴著這清風明月兩閒人。也不知甚的秋，甚的春，甚的漢，甚的秦？長則是習疎狂，耽懶散，伴粧鈍。把些個人間富貴，都做了眼底浮雲。』

(金盞兒)『上崑崙，摘星辰。觀東洋海則是一掬寒泉滾；泰山一捻細微塵。天高三二寸；地厚一魚鱗。搖頭天外覷，無我一般人。』

(醉中天)『俺那裏自潑村醪嫩，自斬野花新。獨對青山酒一尊，問將那朱頂仙鶴引，醉歸去松陰滿身，冷然風韻，鐵笛聲吹斷雲根。』

(金盞兒)『俺那裏地無塵，草長春，四時花發常嬌嫩；更那翠屏般山色對柴門。雨滋棕葉潤；露養藥苗新。聽野猿啼古樹；看流水繞孤村。』

(洞賓云)聽他說甚麼不覺神思困倦，且睡一會咱。(做睡科)(正末唱)

(一半兒)『如今人宜假不宜真，則敬衣衫不敬人。題起修行耳怕聞，直恁的沒精神。一半

兒應承，一半兒盹。』（以上第一折）

洞賓夢醒，鍾離說明適纔夢境，都是用來點化他，要他覺悟，好去成道。

（正末唱）

（滾綉毬）「你夢兒裏見了麼？心兒裏省得麼？這一覺早經了二十年兵火，覺來也依舊存活。瓢古（古字是語詞）自放在竈窩，驢古自映著樹科，睡朦朧無多一和。（去聲）半霎兒改變了山河，兀的是黃梁未熟榮華盡，世態纔知鬢早皤。早則人事蹉跎！」

（煞尾）「你正果真是修行果，你災害皆因我度脫。早則絕憂愁，沒煩惱（音惱）聒（音果）行處行，坐處坐，閒處閒，陀處陀，屈著指，自數過。真神仙，是七座。添伊家，總八個。道與哥哥非是風魔。這個愛吃酒的鍾離便是我。」（以上第四折）

以上四劇，是表現馬致遠有系統的思想。他主張要解脫那世間的凡庸生活，去到那超世間的精神生活。罵倒一切爭名奪利，熙熙攘攘之徒。專形容一種清靜澹泊高尙的快樂。我們因此也可以想見他人格；至於他那文學藝術，也是自然的，純樸的，壯美的，沒有小家雕琢的氣象。越用白話，越寫

得真切活現。就是文言，到他手裏，都錘鍊得純熟順口。真算平民文學界那時的代表人物。但東籬也有關於人事風情之劇，不過總與俗手不同。分論於後：

### (五) 漢宮秋

原題破幽夢孤雁漢宮秋，敘王嬙和番故事。漢元帝登位，選民間女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的來充後宮。選中者各圖形一軸。畫師毛延壽向王嬙索要金銀，因不會與他，便將王嬙圖影點破。後來元帝巡宮，聽見琵琶，纔遇王嬙，十分寵幸。要把毛延壽斬首，被他脫逃。拿王嬙小像，獻與單于。單于就遣使到漢，索王嬙爲閼氏，否則便要起兵前來。元帝無奈，只得叫王嬙去和番。王嬙到番邦以後，不久死了。單于乃綁送毛延壽來漢，兩國講和。元帝斬毛延壽首級獻祭明妃。這劇故事，與正史不甚同。大約是據當時的傳說。

漢宮秋是一種悲劇。劇中寫元帝失戀，聞雁悲苦，情致纏綿悱惻。元曲中悲劇甚少，此篇可爲擅場。臧晉叔元曲選，以漢宮秋爲首。恐怕是特別推重此劇之意。王元美也很稱贊曲中的佳句。其好處實非西廂記所及。

漢元帝巡宮，因聞王嬙彈琵琶，遂得幸。

(駕〔元帝〕引內官提燈上唱：)

(混江龍)「料必他珠簾不掛，望昭陽一步一天涯。疑了些無風竹影，恨了些有月窗紗。他每見弦管聲中巡玉輦，恰便似斗牛星畔盼浮槎。」(旦做彈科)(駕云：)是那裏彈的琵琶響？(內官云：)是。

(正末唱：)是誰人偷彈一曲，寫出嗟呀？(內官云：)快報去接駕。(駕云：)不要。(唱：)莫便要忙傳聖旨，報與他家。我則怕乍蒙恩把不定心兒怕，驚起宮槐宿鳥，庭樹棲鴉。」

(旦趨接科)(駕唱：)

(油葫蘆)「恕無罪吾當親問咱，這裏屬那位？下休怪我不曾來往乍行踏。我特來填還你這淚搵溼鮫綃帕；溫和你露冷透凌波襪。天生下這豔姿，合是我寵幸他。今宵畫燭銀臺下，剝地管喜信爆燈花。」

(云：)小黃門你看那紗籠內，燭光越長了，你與我挑起來看咱。(唱：)

(天下樂)「和你也弄著精神射絳紗。卿家，你覷咱。則他那瘦岩岩影兒可喜殺。迎頭兒稱

妾身，滿口兒呼陛下。必不是尋常百姓家。」

（醉中天）「將兩葉賽宮樣眉兒畫；把一個宜梳裏臉兒搽。額角香鈿貽翠花，一笑有傾城價。若是越句踐姑蘇臺上見他，那西施半籌也不納。更敢早十年敗國亡家。」（以上第一折）

元帝去臨朝，王嬙方在梳妝，元帝朝罷，又至昭君處。

（駕唱）

（南呂一枝花）「四時雨露勻，萬里江山秀。忠臣皆有用，高枕已無憂。守著那皓齒星眸，爭忍的虛白晝。近新來染得些證候，一半兒爲國憂民；一半兒愁花病酒。」

（梁州第七）「我雖是見宰相似文王施禮，一頭地離明妃早宋玉愁秋。怎禁他帶天香著莫定龍衣袖？他諸餘可愛，所事兒相投。消磨人幽悶，陪伴我閒游。偏宜向梨花月底登樓，芙蓉燭下藏鬪。體態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溫柔；姻緣是五百載該撥下的配偶；臉兒有一千般說不盡的風流。寡人乞求他左右。他比那落伽山觀自在無楊柳。見一面，得長壽。情繫人心早晚休，則除是雨歇雲收。」

（做望見科云）且不要驚着他，待朕悄悄地看咱。（唱）

（隔尾）「恁的般長門前抱怨的宮娥舊，怎知我西宮下偏心兒夢境熟？愛他晚妝罷，描不成，畫不就，尙對菱花自羞。（做到旦背後看科）（唱）我來到這妝臺背後，原來廣寒殿嫦娥，在這月明裏有。」

單于遣使來索昭君做關氏。朝臣都主張叫昭君去和番，元帝太息沒法。

（駕唱）

（鬪蝦蟆）「當日個誰展英雄手，能梟項羽頭？把江山屬俺炎劉，全虧韓元帥九里山前戰鬪，十大功勞成就。恁也丹墀裏頭，枉被金章紫綬；恁也朱門裏頭，都籠著歌衫舞袖。恐怕邊關透漏，央及家人奔驟。似箭穿著雁口，沒個人敢咳嗽。吾當潺憊，他也他也紅妝年幼，無人搭救。昭君共你每（們）有甚麼殺父母冤讎？休休！少不的滿朝中都做了毛延壽。我呵，空掌著文武三千隊，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鴻溝，陡怎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上一段活畫那弱國受強國逼迫。滿朝文武，束手忍辱，無可奈何的樣子。昭君臨行，元帝悲切到灞橋

送他，和他把盞。

（做下馬科）（與旦打並科）（駕云）左右慢慢唱者，我與明妃餞一盃酒。（唱）

（步步嬌）『恁將那一曲陽關休輕放，俺咫尺如天樣。慢慢的捧玉觴。朕本意待尊前挨些時光。且休問劣了宮商。恁則與我半句兒俄延著唱。』

昭君行後，元帝深宮聞雁，格外淒涼，增他懷念之情。

（雁叫科）（駕唱）

（白鶴子）『多管是春秋高，勛力短；莫不是食水少，骨毛輕？待去後愁江南網羅寬；待向前怕塞北雕弓硬！』

（么篇）『傷感似替昭君思漢主；哀怨似作薤露哭田橫；悽愴似和半夜楚歌聲；悲切似唱三疊陽關令！』

（十二月）『休道是咱家動情，你宰相每也生憎。不比那雕梁燕語，不比那錦樹鶯鳴。漢昭君離鄉背井，知他在何處愁聽？』



上數段形容雁叫，他說「怕塞北雕弓硬。」或者也因宋室被元人侵迫致亡，藉此來寓他故國之悲。此劇中雋語最多。所以臧晉叔拿他作百種元曲之冠。科白中也有許多趣語。如楔子及第一折中毛延壽詩：

「爲人鵬心雁爪，做事欺大壓小，全憑諂佞姦貪，一生受用不了。」（楔子）

「大塊黃金任意搗。血海王條全不怕。生前只要有錢財，死後那管人唾罵。」（第一折）

（六）青衫淚

原題江州司馬青衫淚，是將白居易琵琶行來作藍本。敘白樂天、賈浪仙、孟浩然三人，同遊教坊。樂天眷一妓名裴興奴。時樂天爲侍郎。未幾，憲宗將他左遷江州司馬。虔婆就誑說樂天已死，逼與奴嫁與一茶客，後隨茶船來江州。夜彈琵琶。樂天適同元微之在江船飲酒，聞聲招與相見，知是與奴。與奴既見，樂天未死，乘茶客醉臥，逃過船來。元微之回朝，奏明憲宗，判與奴歸樂天爲妾。

此劇係一種喜劇，中間寫虔婆之猶惡，與奴之悲感，亦曲盡人情。樂天謫江州司馬，與奴與他錢行。

(正旦〔與奴〕把酒科)(唱)

(仙呂端正好)『有意送君行，無計留君住。怕的是君別後有夢無書。一尊酒盡青山暮。我搵翠袖淚如珠；你帶落日踐長途。情慘切，意躊躇。你則身去心休去。』(楔子)

虔婆僞言樂天已死，並造樂天臨死訣別之書。與奴悲痛。

(正旦唱)

(叨叨令)『我這兩日上西樓盼望三十遍，空存得故人書，不見離人面！聽的行雁來也立盡吹簫院；聞得聲馬嘶也目斷垂楊線。相公呵，你元來死了也麼哥！你元來死了也麼哥！從今後越思量，越想得冤魂兒現。』(第二折)

劇中寫與奴見憲宗自敍數段，詞調極其自然，恰是兒女子口吻。東籬遊戲三昧，竟若天成，非他家所及。

(內侍云)宣裴與奴見駕。(正旦拜舞科)(唱)

(迎仙客)『無禮法，婦人家，山呼委實不會他。只辦得緊低頭，忙跪下。願陛下海量容納，聽

臣妾說一套兒傷心話。」

(駕云)你將始末緣由，細細說來，不可欺隱。(正旦唱)

(石榴花)「妾自來楚雲湘水度年華，誰樂這生涯？俺娘把門兒倚定看甚人踏。當日見他放了旬假，老虔婆意中只想頻覷(徐靴切)刮。(音寡)先陪了四瓶酒，十餅香茶。其間一位多姦猾，只待要大雪裏探梅花。」

(鬪鶴鶉)「一個待咏月嘲風；一個待飛觴走壘。談些古是今非，下學上達。一個毬子心腸到手滑，和賤妾勾勾搭搭。但得個車馬盈門，這便是錢就入家。」

(喜春來)「既道是江州亡化白司馬，因此上飛入尋常百姓家。俺那愛錢娘一日坐八番衙，不由妾不隨順他。有分看些個駝腰柳，釣魚槎。」

(普天樂)「到潯陽無牽掛，弔英魂何處，渡口殘霞思往事，空嗟訝！半夜燈前長吁罷，泪和愁付與琵琶！寒波漾漾，芳心脈脈，明月蘆花。」

(快活三)「俺本待蘭舟看月華，見漁燈映葦葭。他似莽張鷟天上浮槎，可原來不會到

黃泉下。」

（蔓菁菜）「他怎敢面欺著當今駕。他當日爲尋春色到兒家。便待強風情下榻。俺只道他是個詩措大，酒游花，卻元來也會治國平天下。」（第四折）

明人雜劇，就多有文勝於質之處。元曲之妙，其敘事寫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好像說白話一般，使人忘其爲詞曲；四折末憲宗判詞，亦委婉有趣。

（七）薦福碑

原題半夜雷轟薦福碑，這劇敘范仲淹有個朋友，叫做張鎬，字仲澤，富有才學。因時運不濟，飄零湖海，在潞州長子縣鄉下教書。他那居停，是個農家，也姓張，名浩，字仲澤。范仲淹做翰林學士，特地到長子縣來看張鎬。將他的萬言長策帶去，要獻與天子，保他爲官。更與他三封書，一封投洛陽黃員外，一封投黃州團練使劉仕林，一封投揚州太守宋公序。著他們與張鎬備些盤纏。張鎬得書先往洛陽，不想他到那天，下了書，黃員外就得急病死了。次往黃州，劉仕林也剛死了。他想這般命蹇，三封書就已經妨殺了兩個人，決意不再到揚州，要仍舊回長子縣鄉下。這其間范仲淹在京，將張鎬萬言策獻

上朝旨放他做吉陽縣令，並遣使官去叫他走馬上任。使官誤對張浩，宣了旨意。張浩心想自己雖沒有萬言策，好在同名同姓，便冒充張鎬去上任。途中恰遇張鎬回來，他疾走馬避去，又使人刺殺張鎬。幸虧刺客問明情由，把張鎬放了。張鎬到饒州尋范仲淹不遇，留住薦福寺。寺中有顏真卿寫的古碑。長老要將碑文打一千通，送與張鎬賣去做盤纏。到晚那通碑被雷轟碎，真是張鎬命蹇之極。正待尋死，適范仲淹到來，同赴京師，點了頭名狀元，那冒充的張浩，也辦了罪。

此劇寫張鎬落魄情形，也有一種譏刺流俗，怨天罵世的寓意。他那文章全脫了詞曲的恆蹊，多用市井口語，要別開生面。在東籬諸劇中，另是一番境界。

（正末〔張鎬〕唱）

（么篇）『這壁攔住賢路，那壁又擋住仕途。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癡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則這有銀的陶令不休官，無錢的子張學干祿。』（第一折）

張浩叫刺客趙賓去殺張鎬。趙賓放了張鎬，自己打破鼻子，將血抹在刀上，去回復張浩。

（正末唱）

(煞尾)「你是必興心兒再認下這搭沙和草。哥也你休不掛意揩抹了這把帶血刀。(帶云)(張浩)(唱)休想天公把你饒。鞭牛漢平白的賴了官爵。採桑婦沒來由受了郡誥。我空向他鄉走一遭。千里投人怕的是到。若不是吾兄義氣高，若不是哥哥怎生了，山海也似恩臨。決然報。異日崢嶸廝撞著，請一個傳神巧待詔，一幅丹青寫容貌。堂上鋪陳掛幔幙，羅列盃盤置椅桌，百味珍羞不教少，一炷明香旦暮燒。將你那救我命的恩人，直供養到老。」

馬致遠是戲曲之王，所以他劇中也各體都有。有神仙超妙之談，有壯士激烈之語，也有綺麗風光之作；但是沒有一劇不帶有悲觀諷世的性質。因為他人格高峻，看得世事清澈。兼之處那時勢，造成他的牢騷感慨。他那文體，尤是信手拈來，指揮如意，真算元代劇曲界的第一人物。可與羅貫中並駕齊驅。他們的著作，和他們的思想，都是能夠表現時代精神，不可磨滅的了。

## 結論

看前兩編所述，知道元代除了小說戲曲，就沒有文學。他那文學，是簇新的平民式。那時代精神的代表人物，就是羅貫中，馬致遠。這種平民文學，雖然元以前已經胚胎萌芽，元以後仍是繼續發展；但元代有他最大的特質，我們是不能忽略的。

前面已經說過，元朝的時勢，造成兩種思想：一種是積極的武力奮鬥思想；一種是消極的厭世悲觀思想。元代小說戲曲，多半代表這兩種思想。是元以前的宋朝所無，也是元以後的明朝所無的。並不是這兩朝的平民文學家，較元代拙劣。因為他心理上所受的刺激，沒有元朝那樣利害。所以他表現的方面自然不相同。宋朝小說戲曲，體製未大完備，編中已略論其大概。現在單就元以後明代的小說戲曲，來觀察比較，可以知道他們的分別。

元代小說戲曲的武勇，厭世兩派，也可以說他是種衰世的思想。到了明朝打勝異族。這類思想，

自然漸漸淡忘了。有社會上所發生的小說戲曲，居然就有些所謂和平盛世之音。明朝我們很少看見悲劇。他那小說戲曲，無非代表些佳人才子的思想。這是當時大多數心理所要排的。元代平民文學家利用鼓動或譏刺社會的工具，那時已不適用了。

明朝小說，最流行的如玉嬌梨（俗名三才子）、平山冷燕（俗名四才子）一類，正是佳才子故事。明小說此類較多。尙武小說如郭武定所撰英烈傳等，庸劣無可取。中葉以後，又有金瓶梅等淫慾小說。蓋承平日久，平民束縛於國家權威之下，了無生氣。社會習於柔媚，行樂務於猥鄙，養成一種惰性化。故無高尚振厲可觀的小說。

明代戲曲所表現的思想，也與小說一般。蓋風氣所趨，就是高才也不能超出時代精神之外。明初寧王擁周憲王，沈青門，陳大聲，他們的雜劇或散曲，無非都是靡靡之音。就是批評前代戲曲，也特別歡喜那輕豔之詞。所以元曲當中最流行的是西廂記。臧晉叔選百種元曲，他所賞識的也是馬致遠的漢宮秋。餘如張伯起之紅拂記，梁伯就之浣紗記，湯義仍之牡丹亭，梅禹金之玉合記，屠偉真之曇花記，在當時都幾於不脛而走，那一種不是些佳人才子的思想哩？



清代小說戲曲的價值，比明則有餘，比元則不足，到底小說較戲曲爲優。然紅樓不過寫些房幃瑣事，儒林外史也僅僅譏諷文人，其餘更不足觀。他們所表現的思想，及所發生的影響，自然沒有羅貫中和馬致遠那樣偉大了。

